紫山大全集卷八

元　胡祇遹　撰

序

篆韻序

六藝自折衷之後去聖人千八百年禮樂射御皆廢所存者書數而已嬴秦以降政煩文冗日趨乎苟簡大篆減而為小篆再削而為隸為楷為草字至於草則荒唐無法之極承訛習謬莫知其非於此有人焉沿流討源

恥同卑近舛錯正較三代彝鼎金石遺文孔聖斷簡直
升乎伏羲蒼頡之堂正定以為成書吾於今兩浙都轉
運通議李侯見之矣侯於是參前倚衡藩墻置筆踰三
十年可謂苦心豪傑之士將板本以行凡欲識字者當
家置一編學者以今閱古等而上以古視今變而下侯
之有力於字學夫豈淺鮮哉某年月日序

又序

字畫始于鳥跡科斗再變而詳悉為大小二篆又變而
減削為隸又變而省易為楷又變而破碎為行又變而
放肆寄影為草鳥跡科斗泯滅已久于今得見古人作
字之由符許慎之說文獨賴大小二篆近今士大夫公
論復是書者秦一李斯唐一李陽冰金朝党竹溪寥寥
二千載得三人焉其為藝也何其艱哉仲常郎中讀書
涖政之暇手書小篆三十餘家刻梓以傳世進道進技
不務苟簡處心力學豈淺淺哉異時攀駕前賢賞音者
奚慮無人雖然苟無陽冰碧落一碑竟為風雨摧剝終

不為世所重要之奇珍異寶不可以不講其主名某年月日胡祇遹題

懷遠公詩序

兩漢之君知為政官人之要者其孝宣乎宣帝之言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二千石有治理效酬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蓋百姓之休戚利病治亂向背二千石實任其責有天下者以民為本本固則庶政

百職無不具舉二千石之擇人可不慎歟孝宣其賢矣哉我朝典郡官中外公論賢冠一時者以彰德達嚕噶齊懷遠公為稱首公崇古貴族祖考門閥英偉嬋嫣有耳者皆知之侍御東魯王公肯堂明鑑賞慎許可作古風三章以為贈褒美其德政本郡士大夫以見善不能揚竟為人所先乃賡唱迭和鏗玉鏘金錦綺絢爛然皆稱情設詞無溢美牽強卷軸如臂將次以甲乙某以老繆不可以裒耗辭竊自思惟昏耄健忘既不能追蹤絶

足以成韻語可不見善如不及而畧無一言偶乘平旦氣識少暫清明再讀三詠不覺擊節嘆賞曰非若是之雄章傑句不足以發揚懷遠公之盛德惠政非懷遠之盛德惠政不足以信寔是詩照映一時傳誦于後世既喜聖朝典郡擇人之精又喜懷遠公生稟間氣天姿之高邁如此又喜郡賢之於人之有德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喜一得三輒忘鄙陋而為之序至元辛卯秋七月十有八日平旦武安胡祇遹

書

高吏部詩序

詩學至唐為盛多者數千篇少者不下數百名世者幾百家觀其命意措辭則人人殊亦各言其志也裁之以義理性情則淺深高下自有等級故東坡有郊寒島瘦元輕白俗之評王荊公工於詩者也百家詩選後賢以謂後五卷非前五卷之比精粗固有間矣或者又謂今人詩律唯學晚唐我朝吏部尚書河東高公鍊詩力追

前人先生為翰林學士嘗曰吾之詩唐詩也元李曹杜諸人亦多稱道其許可論議具備於元遺山之送行曹南湖之壬辰小藁二序又一時諸名公之詩什其子遠甫輯公平日篇什板行於世求序於不肖繼志述事可謂孝矣竊嘗思韓文公之自許曰使世無孔子予不當在弟子之列斯言也人無敢非之者蓋自見之明所以自信篤先生之言詩自序已竟其誰曰不然愈見先生之言為不妄不肖尚何言哉遠甫曰斯論即序也

許氏棣華堂詩序

木有本則有幹有幹則有枝枝繁則為美木獨枝則近於枯株矣韓文公則自謂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傷痛之甚也枝不能離幹枝披則幹傷木之情也幸而枝繁天厚其生無水火斧斤之禍而妄自披離人不為妖怪吾不信也人非草木身也者親之枝如自厭榮盛離父母遠兄弟反天地親親友愛之性相讎胥怨不相往來草木禽獸之不若猶謂之人可乎鄭伯克段得罪于聖筆

惡名終天地司馬牛以手足之不仁憂不欲生豈邈然無情也哉吾友許公叔海天資孝友一弟分飛於兵亂存沒兩不相知者六十年一日燕居深念一黃冠師蒼顏華髮来相謁問其姓則同呼其童名則唯諾而惶駭詢其支體之可驗者一一胎合究其歲年則不差父母六親鄉黨隣里凡可記憶者亦皆符契二人慟哭絶而復蘇恍若長夢之覺此身之再生也居數月欲使復初則曰不孝以亂離孤苦逃死避難着道士服因自戕其身人道之常殆不可返桑榆晚景翕合於絶望何幸如之熙熙恬恬手足廢而復完枝葉披而復榮相賀者門不絶賓詩什成巨軸號其堂曰棣華孝弟之誠相感相應誠百年之盛事許氏子孫繁衍世世義居居之瑞慶奚啻厚薄俗而榮一鄉哉感吾生之孤枝傷叔世之薄惡不能無一言至元庚寅武安胡某序

送遼録事詩序

遇奇疾而後見良醫細民冤苦失職而後思良吏夏殷

周歷年千八百歲史冊所書者君德相業漢承暴秦代
虐殘以寬仁而史傳循吏然則三代之治豈無循吏哉
聖神當宁甘露時雨潤澤普徧坎井枯槔難為功也彰
德當南北要衝郵傳送迎百倍他郡飲食車馬之費徵
索應期之勞日不暇給於斯時也市廛熙熙不煩不擾
公務辦而民安和豈非親民之官得其人歟録事遽公
國寶在任三年無廢事無冤訟不媚上凌下權衡不入
吏胥手可謂幹局者也秩滿得代士民攀轅祖餞民有
詠謌士有詩什吾其能已于言乎孔子曰如有所譽者
其有所試矣然諸公之篇章非妄言也察行廉者當細
詢之

韓耀卿異花詩卷序

韓侯耀卿治濬州之明年至元丁亥夏五月二十日所
居後圃異卉脱土孤挺而起似笋無籜莖圓紫翠蔕舊
不數日高二丈餘其端吐花若新蓮出水未開狀又一
二日萼葉分披散為五花花六出修嫩如萱色正白脉

理蒸紅香若蘭蓀花開日遂有舉兒之喜異哉茲花雖多識博聞遠游廣覽之士亦莫之見莫能名焉噫感陰陽贊化育以和致祥以德動神明福祉以類而應豈偶然哉州郡之職守土牧民之官也惠政浹洽於民心明德薦享乎社稷陰陽和風雨時百穀用成至和至順之氣充塞盈溢不一而足麟子鳳雛奇葩異蔬同氣而應然則韓侯之德政不言而可知矣大抵善惡禍福之報毀譽恩怨之聲苟有可以欺一時天地神明不可誣也桑無附枝麥秀兩岐禾異畝同穎方之韓侯行年六十有二仁及於民天報之以子又以異花光馨其瑞慶足以追配古人花數五五男之兆歟天之報施善人雖影隨形而響應聲不若是之昭昭也善政者尚監茲哉不善者能無動於中乎工畫者寫生於卷軸長於歌詩者惜贊詠之一言吾不信也紫山胡某序以記其歲月云

郝孝子詩卷序

受於天根於心不學而能者孝也然而聖門高弟如曾

參子游子夏而以孝為問孟懿子孟武伯亦以孝為問聖人之教人諄諄焉以孝為先其見於孝經語孟六經前後百有餘章孟子推廣孝弟之極致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事親若曾子不敢自以為孝而曰如參也直養者也以是觀之孝弟豈易能哉故孔子以養犬馬服勞具酒食深警乎游夏聖人去世千八百年門弟之學於師師之傳授乎門弟父之詔子君之擇臣者果何事耶為師雖於語孟六經中講解聖賢之孝行不過尋章摘句隨注按疏資空談而已世變若是民不興行卓然以孝聞於官府得旌表門閭之榮安陽郝泰其人也邦人能詩者樂道之喜稱之遂成卷軸嗚呼人之成德必由父兄之訓誨師友之講習學校之教養耳聞目見朝薰暮沐習與性成庶勉於善如郝某者皆無資藉以孝自勉得名於世可尚也已因讀詩人贊詠起予悲慕姑以贅辭為羣詩之序紫山野老書

朱氏詩卷序

學業專攻積久而能老於一藝尚莫能精以一女子衆藝兼并危冠而道圓顱而僧褒衣而儒武弁而兵短袂則駿奔走魚笏則貴公卿卜言禍福鑿決死生為母則慈賢為婦則孝貞媒妁則雍容巧辨閨門則旖旎娉婷九夷八蠻百神萬靈五方之風俗諸路之音聲往古之事迹歷代之典刑下吏污濁官長公清談百貨則行商坐賈勤四體則女織男耕居家則父慈子孝立朝則君臣聖明離筵綺席別院閒廷鼓春風之瑟弄明月之箏寒素則荆釵裙布富艷則金屋銀屏九流百伎衆美羣英外則曲盡其態内則詳悉其情心得三昧天然老成見一時之教養樂百年之升平惜乎吐林鶯露蘭之餘韻供終日之長鳴雖可一唱而三嘆恐非所以惜芳年而保遐齡老人言耄醉墨歌傾因冠羣詩以為寫真之序又庶幾效歐陽文忠執史筆而傳伶官也

斡哩監司詩卷序

民俗之所吏政緘默而無詩也久矣不惟無詩雖一歌

一謠無有也所以然者非舉國之人如頑石枯木無惡死好生之情無是非非之心亦非為政者舉事中理而絶無可議遂自至於無言也蓋惡不可勝言也且言之則獲罪蒙禍聞之者不惟不知懲戒而反生怨致怒以稔其惡此其所以無言也執政者民抱痛苦而不知為郡縣者恣其凶惡而不畏哀哉至於為士者是非義理之不知好善惡惡之不公而清議亦廢其見於詩什者例皆慶官餞行生朝不情過譽虛美之浮辭俚語寔無足取邵康節謂只從刪後更無詩豈空言哉某人過彰德贈土主達嚕嚕齊三詩士大夫從而和之遂成巨軸市井田畝之人詠其言歌其德莫不歡欣鼓舞況白髮老儒思見善政之萬一者耶某年月日某謹序

崔雄飛父學圃亭詩序

樊遲請學圃吾夫子謂之小人此人人之所知也洛陽崔某以名其亭何也是心也又非固執者之所能知也惟君子為能恥聲聞之好名而不務寔古今之通病也

過情觀其取名也廉知其務寔也篤唐韓文公以退為字宋朱文公以晦自號是二大賢之於德日進而不止死而後已緝熙光明如日升天而恒中也今之人父名其子師名其門弟朋友名其堂宇例取美稱求其寔則非子弟者自壞為父兄師友者壞之也先進後進之範模譌妄若是然則其於自待自負也可知已余雖昧平昔定非抱甕滯陋桔槔俯仰之人也其子某河南北道按察司書吏知父之志得詩於諸名士攜卷相過似欲得言於不肖故以鄙見冠其端云

彰得路得雨詩序

奉天牧民德莫先於誠敬誠敬莫切於悔過天以生物為心政失則旱乾水溢為災遇災而懼反求諸已凡遇夫病民者勇於改悔必敬必誠則民悅而天意順乖戾消而和氣應矣至元癸巳夏五月六月不雨民有旱之憂物價增貴路官協議曰炎日如火六旬無雨則饑饉

荐臻痛自克責以祈澤於是同寅協恭齋戒沐浴設壇於郭西道宮請謁真人文公達誠致懇以盡禱祀之法投文於洹水之淵太行青白二龍洞列百神位於祭所香燭茶菓百物所須總判黃公以月俸供具朝夕叩首百拜晝夜不離壇下不五日二龍洞明日又雨越一日又雨不惟西成無虞而二麥播種復有來歲之望此無他敬誠悔過之明效大驗也書曰施寔德於民一雨可以活五十萬口何惠之能此歟合郡士夫掇輿人之頌為之歌詩紫山野老為之序

黃氏詩卷序

女樂之百伎惟唱說焉一姿質濃粹光彩動人二舉止閒雅無塵俗態三心思聰慧洞達事物之情狀四語言辨利字真句明五歌喉清和圓轉纍纍然如貫珠六分付顧盼使人解悟七一唱一說輕重疾徐中節合度雖記誦閑熟非如老僧之誦經八發明古人喜怒哀樂憂悲愉佚言行功業使觀聽者如在目前諦聽忘倦惟恐

不得聞九温故知新關鍵詞藻時出新奇使人不能測度為之限量九美既具當獨步同流近世優於此者李心心趙真秦玉蓮令黃氏始追踪前學可喜可喜持卷軸乞言故諭之如此仍以七言四句歌之瀝瀝泠泠萬斛珠清和圓滑轉鶯雛阿嬌生在開元日未信傳呼到念奴

優伶趙文益詩序

醯鹽薑桂巧者和之味出於酸鹹辛甘之外日新而不襲故常故食之者不厭滑稽詼詭亦猶是也拙者踵陳習舊不能變新使觀聽者惡聞而厭見後世民風機巧雖郊野山林之人亦知談笑亦解奚舞娛嬉而況膏腴閥閱市井豐富之子弟人知優伶發新巧之笑極下之歡反有同於教坊之本色者於斯時也為優伶者亦難矣哉然而世既好尚超絶者自有人焉趙氏一門昆季數人有字文益者頗喜讀知古今趨承士君子故於所業聡蹤塵爛以新巧而易拙出於衆人之不意世俗之

所未嘗見聞者一時觀聽者多愛悅焉遇名士則必求詩文字畫似於所學有所自得已精而益求其精終不敢自足驕其同輩吁如斯人者伶人也尚能進進而不已竊有感五季唐莊宗之世享大名無寔學居要職者無寔村聲聞過情不自以為恥以至九流百工莫不皆然聖人所謂觚不觚者又不可以枚數然而無有責其廢事而不勝任者無有譏其有名而無寔習熟見聞以為當然優伶賤藝也談諧一不中節闔座皆為之撫掌而唾笑之屢不中則不往觀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責備優伶而不責賢者可笑也夫可哀也夫

送杜亨甫之任兗州序

兗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安陽杜公秩滿得代挈家西還安坐兩寒暑若素無官情者省廷遣使賚恩命改除知兗州事公出郭拜受恭待前官闕滿月日或曰杜公前按山東百二十城今改小州向之郊迎馬首者今覃居總府坐受趨謁向之抱案牘拜伏聽進退者今

岸然幕下而出號令焉以公之才德勳業肯屈就否僕應之曰汝非杜公之心友歟何期公之淺也計廩禄之厚薄較官員之高卑喜屈於人妄自尊大而不喜屈於人妄自尊大先私而後公先身而後國世固然矣大丈夫則不爾出處進退顧道之行與否耳温飽崇貴非志也使上可以佐時政下可以福斯民雖司縣下品亦屑為之上不能匡救賛成下不能潤澤鰥寡懔懔獨雖桓圭袞冕弗屑也當言責則行其言任承令則行其命令二者獨賴人而恩及乎下曷若牧民之職日與編氓相接情偽利病耳聞目覩曲直是非百折心喻姦吏不得以奚筆豪強不得而肆横細民無冤苦失職一善教一佳政聞於朝廷而為法於天下僕恐杜公之志在此而不在彼也不數月或者復來相告曰杜公治裝矣吾友其知人哉吾鄉士夫多有歌詩以祖道吾友能無言乎又曰屠生之刀豈久屈於雞肋者耶奚必多文請以我二人問答之辭為贈

送陸紹聞之任序

行者必以贐言亦贐也物則助一時之路費贐言則益終身而名後世言之與物奚啻輕重之相懸也哉安陽陸紹聞以刀筆承先業明敏才幹而無少恩之習故人多愛之自奉承官長廉勤畏慎故辦集率先行輩凡所事官長無不信順由是聲譽日隆至元辛卯得摠吳哀老欲無言可得乎聖人謂才難不其然乎非後世所謂才也順時以就功利不恤得罪於道義迎合以取富貴潤私屋而耀里閭不恤見鄙於賢哲奉妻子而飽童僕不知貽父兄之憂此後世之所謂才者也較之聖人之所謂才也不亦遠乎哉紹聞宜思之仕而優則學官業豈易量哉敢以為送行詩序

送張教授肯堂之任序

官無冷暖才稱其職得行其道者為貴祿無厚薄食之而不慚怍者為美若乃德薄才庸徼倖而致高位不滿

人望不厭公議未罷折足覆餗形渥之凶則負乘致寇之禍潛伏而不能不發見銷當時遺臭萬代于我何有哉此聖師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孟子所謂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于我何加焉者也儒學教官以庸俗觀之去閑涼為不遠以有道者處之寔清且貴無惶愧慊怍以善及人為國育材莫此之榮舍是而得切要煩劇道可行歟才稱職歟澤被民歟名聲昭乎時歟四者俱不可必求榮而反辱矣吾友張兄肯堂以儒學傳授鄉里門生恒百餘人下帷講誦將五十年壽六十有七矣至元壬辰秋八月堂勅到門擢拜廣平路儒學教授以老師宿儒年高德邵而有此授所謂才稱其職食祿而不慙者也士夫祖道閭里餞送不肖少肯堂一歲垂髫同几硯歡忭為諸人最樂吐狂言為送行羣言之序

送丁教授之官序

七情之有哀樂君子小人之所同然所哀所樂之事則

雲泥懸絶水火殊異樂富貴而哀貧賤小人之情若是而已耳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有朋自遠方来不亦樂乎其稱顔子則曰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聖人之處已利人其樂如是非故異於人也蓋小人樂口體君子則樂天謂之雲泥水火之殊異不亦宜乎世之仕也計廩禄之厚薄校品秩之崇卑敬其事而後其食者千萬不一二無禄而仕者其惟教官乎然有志於孔顔孟者不以為憂而以為樂推原其情豈不曰賤工商胥吏祿流而不為恥干謁趨走奔競而不為貧乃士之常何往而不貧賤哉然而道德積於中才學富於身以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為國家作養人材何樂如之矧世之人惟利是務生子姪幸而天稟俊秀不入於工商必入於胥吏不入於胥吏必入為奴隸能以經濟為學仁義養心者幾何人哉幸而得為教官且無科舉之誘賢者教之以經義才者教之以治事

使我朝用人如探囊取物隨取而隨得樂莫大焉安陽丁逢宸字適之希聖者也作教官於彰德兩考矣今移益都路貢柴車載妻子以東不遠千五百里其處心可知矣豈以温飽為計耶將見自大尹以及富家巨室百千萬家凡有賢子姪者豈不能敬一賢師哉人皆以此行為落寞予獨以為賀知吾適之之樂為之也又豈以對屬聲律為文訓詁章句為明經權謀功利為才學積日累月以為資考歎餞行者聞斯言請為詩序

送任教授之任序

官無美惡得行其所學澤可以及天下且不為競權利者疾怒爭奪而排斥之是為美職然恃才挾氣以卑位無禄而不屑就者今之所謂儒學教授也歟或曰品次最下又無寸帛撮粟之俸豈勇於有為者棄而不受子以為美職何也余應之曰事無兩全有似閑散而寔切要舍輕就重可也士為學而志於仁豈遑遑矻矻富貴而已耶官一品禄萬鍾而尸位素飡跋前疐後又何榮哉

樂莫樂于教育英才而兼善天下有天下者以人材為急務人材出於學校為士者一旦列羣英於庶下明經論道通古今達事變講二帝三王安宗朝保社稷治天下福斯民之大經大法可措斯世於泰山之安為國作養人材長於規畫調度者教之理財長于幹局通變者教之以剖煩理劇忠清端方者教之以獻可替否文學筆力縟贍者教以辭命百職六卿人各有能各因其材而篤焉朝廷用人擇才洪纖大小隨取隨得得一賢守令使人皆曰某官某人之門生也得一才大夫曰某郡某學之生員也長材碩德布滿中外方之會計米鹽之細務勞苦簿書之期會辯決樹桑尺土汝詈我毆之紛競其功孰大孰細其況味孰榮孰辱其得失孰厚孰薄孰輕孰重彰德儒士任某振文用提刑荐釋褐東昌儒學教官予恐其餞無祿而冷官卑於其行也吐斯言以餞之

送朱僉事誠甫浙東之任序

為政之要愛民爾官人爾愛民之意誠則官人之法密
兩漢問民疾苦以後世觀之固為善政然而民之利病
生於人主好尚之得失何必問為文帝清儉無為則民
自富安武帝多欲則海内虚耗戶口減半二君好尚之
勞問也文王視民如傷鰥寡孤獨有養牧民之吏從上
所好煦育愛護無不得所小大庶官無有凶人糾彈之
吏尚何用焉如武帝之多欲牧民者雜集所須惟恐得
罪之不暇雖使周召為吏亦無如之何糾彈之官腹背
相望竟何為哉官制繁冗用人不精誠用而復疑御史
創於秦刺史起於漢宣撫宣慰廉訪之官立於唐唐虞
三代無有也惟讒説殄行震驚朕師龍作納言一人而
已大抵後世為政不求其源不究其理舍唐虞三代而
循秦漢唐末法設官愈多而病民愈甚以豺狼牧羊而
以犬豕救之則何益矣安陽士人誠甫朱公自監察御
史以不畏權勢强禦直言不忌出僉浙東廉訪司事中

外以得人為賀誠甫以嘗受學於不肖於其行也舉本而告之誠甫其勉之不負聖天子愛民官人之誠意是所望於誠甫也

送張賓儀録判之官懷孟路序

親老家貧不能躬耕又不能工賈雜類仰事俯畜無所取給句讀鉏藥之師入不能償出然則當如之何此古人所以有為貧而仕張君賓儀彰德總府知事改授懷孟録判父壽八秩子幼未成立正孝心捧檄之時也所謂廩禄之厚薄官資之崇卑不惟不當擇亦不暇擇也然而近世為士者不明經學古虚文容氣危言深論高自標置一旦處繁劇居小官多不能折節委順承事官長夙夜公勤公給辦應遂招来不通無能為之謗余識賓儀今近十年性端直而氣和平踐履正而遇事通方不倚不流不固不滯以禄養為可重而不卑小官茲行也割雞以牛刀恢恢餘及而以及大夫士閭閻之細民自當敬禮愛慕安敢以俗士

目之安肯以卑官賤之沁園春早花柳艷明秣馬膏車無違吉月相下士夫餞章成巨軸武安胡某為之序

送霍僉事序

經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器不利則事不成雖有良工無所施其巧盡其能矣唐太宗以弓示弓人曰非良弓也木心不正脈理皆邪故發矢不直以太宗之神射弓不良則亦不能中的況餘人乎以是二者譬之治天下而不先人材可乎內則省部臺院百司庶府外則按察轉運府州司縣事務之殷繁人民之繁夥邪正紛擾情偽萬端一縣無一賢尹則一縣亂一州無一賢太守則一州紊等而上之所掌者愈大愈重愈多則人材之責任非優於州縣十倍者則不能也自中統建元政治一新勞聖慮勤聖躬宰相而下雞鳴而興不可謂不勤不勞無所用其心矣雖旬休假寧一歲之中未嘗三五旬休假寧也公退嘗以未申或抵暮或繼之以燭不可謂不專其事矣然而每每為口舌者訕訐曰某事

不辨某事錯矣或錢穀會計不當或刑獄淹滯填塞或執法前後不一或進退人物不公不材既不能服衆心又無以禦侮人之口紛紛擾擾若此者其病安在以識者觀之其失無多端擇人之不精也自一品而至九品苟得其人則事無不治人無妄議矣擇人得人之術其要有三一作養二程式三黜陟激勸如是而不得其人無是理也即今三者皆無才何自而成智愚賢不肖何以辨明邪正功過無以威勸所以人皆不學僥倖苟且得位得職而不勞也有能無能集事廢事而見之如一也蠢民養民為國為私者莫之賞罰而無喜懼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之謂也三要一立則無是病矣何以言之堪為養則作養之不堪者不與其數十得其六七矣程式以身言書判則十得其八九矣大明黜陟選擇然亦不免採虛譽狥親知求名而不察實聞即今

事不能中的則匠者射者之責也近歲中外用人頗加

人材表表然在人屈指者省臺部院互相舉辟東移之西南選之北中出之於外入之於中未一歲半歲不得其終任盡其材是以少見成效而虛申祿秩佘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奉訓霍公清甫權以吏而經以儒有猷有為省庭公選勾請必有內除清甫處心行已非止精一事而供一職每以贊明興治革弊為已任不惟能言之而寔能行之者也老繆幸得同仕二年於茲熟其為人於其行也敢以是告

慶博州趙總管致仕還鄉八秩詩序

難處而易失者莫甚於富貴功名蓋志得意遂視凡出於命分之外者皆可以智力取故貪愎而才者為僭亂桀媚而自熹者為淫荒惡不知止禍其可逃是以西漢功臣子孫至武帝而絕滅殆盡韓信彭越英布陳豨之流又有不能保首領於牖下是知物忌太盛君子之於持盈兢兢業業洞洞屬屬者豈徒然哉我朝以神武起北方幽燕以南風從雲會功成事定剖符錫命列為侯

伯連城數千戶數十萬租賦馬生殺馬一出於侯伯然而不一再世化門閥為邱墟隔子孫於編氓雜類身受韓彭陳英之禍者十居四三而以嗜欲夭殞者不可計數所謂功名富貴豈易處哉監其禍福之源委所成於貧賤憂戚覆敗於盈滿驕佚也前後不二三十年以僕耳目之所覩記乘時身致列侯者今皆亡矣聊城總管趙侯世為安陽農家以弓矢發身與封功之列為賢諸侯歲七十周引年謝爵優游還鄉里今歲壽登八秩耳聰目明躍馬彎弧筋力猶未衰燕居靜處褒衣危冠左右經史正襟端席或講廛道義自旦達夜略不少解雖老師宿儒有不可及者待賓客豐腆處家清儉中庭後軒少有隙地種蔬而不植花卉曰毋為富家子之嬉遊也田桑粗給一生無餘貲別業子孫靳靳保家不見驕豪習氣僕於今之諸侯取富貴功名於妙齡保壽考康寧於晚節好賢樂善讀書學道不以貨財閥閱福子孫進退有度始終無愧者惟於我侯見之矣侯之甥婿武

衛總管府從事王晉卿因假寧省親拜上公壽翰林宗工鉅儒皆附詩以賀里閈晚進胡某謹掇侯之等輩此得彼失再拜而為之序

趙博州九十壽詩序

五福之未易必者唯壽而已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是富足之可必也慎言語節飲食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内守病安從来是康寧之可必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好德之可必也世之不吊者三畏厭溺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是考終命之可必也然則有大德必得其壽又曰仁者壽壽胡為而未易必歟所謂大德者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為能當之三月不違仁惟顔子其庶幾乎大德與仁豈易言之哉顔子猶以胎禀之衰弱而致短夭壽之在人豈若四福易得而致也然則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豈汗漫而無所主乎與之者必有所主受而致之者必有由矣聊城總管趙侯今

九十矣而神識起居如五六十人生長兵亂中始以武功受封爵中以循廉居官守職年七十引例告老以經學義理涵養德性退休於家閉國諸侯壽考康寧進退有道今所存者惟侯一人耳前此十年慶筵八十海內名士詩文成巨軸侯之德與功既咸陳而備言之矣茲不復贅視履安祥期頤遐福綿綿未艾推原其由陰隲默相昭昭彰彰又非幸而致也惟知公之深者以鄙言為不妄謹冠數語於卷首以為吾鄉立言拜慶者之倡

慶祝氏得孫詩序

有天地而有人有人而有吾祖不知傳幾千萬年而至於吾身是則此身也當與天地相終始至我而遂絶孟子謂之不孝有三先聖以謂續莫大焉不亦宜乎祝氏父子與吾家為比隣今四世矣父子慈孝兄弟友敬人倫之間無毫髮虧欠在彰德一郡人皆謂之慶門今其孫誠叔年踰三十親戚故舊所望者一孫弧矢之慶喜得見焉能文者皆有歌詩祝贊戒訓義無不盡既成巨

軸詩各有序則似為重複以哀朽之於祝氏五十年隔一墻之分義其喜也於諸公為尤甚不可無一言

賀丁適之得教授職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蓋以叔世好名求位之心重不求夫得名立位之實無實而得亦必不久而失就能徵幸苟且碌碌終任尸位官謗竟莫能逃方之以不才而廢逐者何以異教授之於羣有司位卑祿薄例以不知民事不通庶政短於幹局委靡軟熟者為之竊嘗思之當時為政者何為不思之甚也有天下者以人材為先務學校者人材之所自出師範學校之宗主不模不範雖有天姿俊秀之後學步趨涕唾薰蒸染習惟範模之從三年大比偶中一第不過聲律詞章之士修身齊家尚不自曉以臨民為政可乎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然則教授一職豈有自薄自賤哉不惟不慎難其人而反以不才無能者為之何思之不深而慮之不遠也居是任者不自知恥以念誦註解為通經以剽竊陳言為

文章以記問為博學以浮艷小詩翰墨為才藝以狂談詭論為氣識下此一等包苴奔走於達官貴人之門邀求薦達塵顏俗狀日陪父老倡伎迎餞使客於車轍馬足之間若此者十蓋八九至元丙戌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薦彰德儒士起為別路教官者三人本路一人則丁逢辰適之後學喜得良師同輩服有司舉人之公傳道授業務盡其法旅賀既畢退自思維適之此任難矣不革前弊則又蹈覆轍矣革前弊則必起羣議雖然守官職不恤人言可也國家命百官字各有義何謂教以身脩道之謂也何謂授以我之有餘賦與于不足者也又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人不從聖如孔子學不厭而後教不倦又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故七十子之服孔子觀感欣慕不暇此顏子所以發喟然之嘆自近世以言語記問口舌酬答筆力新奇為教教人以孝悌而自不孝悌教人以忠信而自不忠信教人以仁義教人以勤學而自不仁義教人以

自不勤學吁動人以言人誰我從信我從我者不過能為華世取寵之文而已謂之陶鑄人材化民成俗則未也不肖行年六十五十九年之非雖不能知然近日所悟者如是敢以鄙言為賀

送殷獻臣奉使日本序

奉使之任亦難矣上命下臣受命以行皆不可以率易擇人之不精與夫不自揣度徒以不敢拒命為恭其於敗事則一也然則辱君命者臣之罪擇臣之不精者能獨免天下之議乎奉使之職有二守常從權而已若夫講信脩睦弔凶慶吉送往迎來厚薄有定禮尊卑有定序和好無事規規然奉守常憲此人人能之雖然猶於臨軒發命試其語言觀其容止議其問學材藝數者必備而後遣及其時異事異變起非常一介可以代萬兵萬里異域荒服之外此豈庸人之所能哉然則命使之君受命之臣宜何如哉西漢而下宇宙開斥遣使絶域

世世有之如陸賈之臣南越張騫之来西域蘇子卿之
勁節不撓為漢廷萬世之光馮奉世陳湯傅介子之殺
戎王奇功異烈烜赫當代照映簡冊千百世而下聞者
莫不直髮扼腕不覺失聲嘆美而為之一快君臣相光
外内分定茲又一使之力也叔世選人不精而士氣日
衰無事則揚眉吐氣以剛勇才幹自負及委之以事則
退縮畏懦而不敢前遂使時君世主以儒為副或特命
以行罔有成功歲戊辰秋殷子獻臣再當日本之行京
師諸公皆有詩故特舉往昔不辱君命者以告之壯其
氣而為諸什之序

送馮壽卿之官無極令序

天子建官惟百要當以親民者為要職民天下之本民
之治亂休戚肥瘠利病控告親接耳提面命得專撫字
者縣令寔司之中統前四十年諸侯承制拜官率以私
門走卒健兒黠胥姦吏為縣長以應已之呼召指使供
已之掊克聚斂府帖下縣星火奔命不知有朝廷之尊

而惟府帖是懼進退俯仰死生禍福甘以奴隸自處嗚呼尹縣政者若是欲求小民之被澤蒙福不亦艱哉是以清慎廉潔之士不惟不得進而寔以恥與若輩齒中統改元始立銓調法六品以下官咸詣中書省受勅命一洗私自署注之弊政積習既久黜陟未行賢不肖混淆尹府治州者鮮克由禮挾貴慢下故人猶重內輕外得是職不以為榮五年冬省掾馮受卿以例除中山無極令詣勉就道因告之以言曰君子之仕也志於道而已矣廩祿之厚薄官資之崇卑無與焉苟可以行道雖委吏乘田樊車羸馬何傷哉苟道之不行高牙大纛桓圭袞冕凡可以耀里閈而誇妻子者適足以為恥而不足以為榮也宰相尊道行乎天下縣令卑道行乎百里受職有大小而道行有遠近未有道不行而尸位素飡得保令終者也是行也吾友其毋以牛刀不足以割雞肋它日能佩符按刺之官入無極之境不覺失聲而嘆曰載菑載畬橫縱其畝桑穉翼翼桑麻旆旆田野若是

之闢矣里巷熙熙簫鼓夜聞無閉戶吠狗之驚盜賊若是之息矣居者安逋者還築新室起廢垣烟火相接鄰語相聞戶口若是之增矣塗歌里詠倉有粟筐有帛追胥不至門兩稅入官賦若是之辦矣父子親長幼序耕以五事而為最遺愛浹於民心薦章交於廟堂若然則無極之令不為畢矣吾友其勉之汝官之不調汝階之不升有是理夫吾友其勉之

送夢弼高君之官序

天地之氣變今漸不如古今漸不如古則後當又不如今矣何以知其然也以人之氣稟趨向而知之在孔子時已曰古之學者為人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不百年而至孟子則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得人爵而棄天爵自時厥後士之為學之志歷漢越唐又可見矣雖然天運極則復清和純粹豪傑英邁之氣何時而絕唐士

氣畢陋極矣而生韓文公李翺張籍皇甫湜陵夷於五季至宋而生周邵歐陽曾蘇程張朱文公今之學者幸而無科舉利祿之誘凡有城邑皆設學校樹學官當此之時而不學趨末利而隳大德凡庸自棄可羞之甚也濮州儒學教授高某今轉除真定大郡學者如雲夢弼巨儒循循善誘夢弼必能具為之開發

送胡縣令之任序

縣令之職亦難矣下撫養疲民御文法吏上奉承州府部省萬無鉅細一一身任其責失節則罪慈期則罪民冤不能明照伸雪則罪奔走奉事之間少失尊官貴人之意則罪位畢則人得凌侮隱忍習熟而無恥祿薄則不免求索喪公廉之節節行不立慈罪稠疊故判筆一從乎胥吏辦給俯仰於輿臺加以歲時伏臘吉凶慶弔少有失和則呼叱督責凶禍狎至諸如此類不可枚數宗姪某人仕積年改除泗水令踵門來告別且請相告教以里閈親舊之情愛其謹厚廉潔未嘗當牧民之任

不忍無片言故敢以是告

送韓主簿茂卿之任序

有天下者休養生息其民庶而富安知親上死長之義以守則金城湯池太山磐石以戰則迅雷烈風決江擁海天下無敵民之於君也所係如此故君民者愛民如子順民之愛惡求民之利病急急於牧民之官慎難其人司縣品秩雖卑日與民親接而禍福之若州若府曰部曰省仰成於司縣然則司縣之官豈易得人任其職者詎可恃才挾氣而忽之哉漢唐而下至於今風俗日益偷薄奸吏日益欺蔽同官者私循百端奉公者十不一二强凌弱智欺愚寃苦不得其所者不可勝計於斯時也六事辦而無一民之失職豈易為之哉吾亡友韓侯之中子茂卿得官簿尉下邑告別乞言茂卿明敏過人公廉有守而於民事之艱難田野之休戚尚恐知之未盡故姑舉一二切病民者為言國以民為本君天下者皆知之知之而不能固其本者德政之不立而官非

其人也官非其人豈為民父母之人簿尉之於一縣班列最薄而責任最勞苦縣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皆出於簿籍公平細密事至物來雖百冗交集一照而辨姦邪不能欺蔽民無冤枉偏重居是職而不閑書數則縣政紊矣能捕盜莫若能止盜盜有道乎曰有民之邪心未濫誨諭之以德義防閑之以法制既不忍為又不能為終三年無一盜此善為尉者也誨諭防閑無法以游手不務本作勞之人停畜招致穿窬刼奪之凶頑內邪與外邪相應羣盜蜂興責以不閑弓矢不便鞍馬一二之庸懦應限獲盜不亦艱哉吾亡友韓侯巨川之中子得簿尉於下邑来辭別乞言故以是告以其始親民也

送高千户之任序

官制之於任子念先世之勤勞推恩以及後嗣厚之至也恩施當而拜受者無愧惟軍功之子孫乎何則觸鈲鋒冒白刃逆矢石爭城奪地出萬死而一生與夫燕居

則華屋鼎食出門則公府深嚴不覺寒暑不知飢渴旅進退署銜紙尾累日月為功而同福其後者寧無問歟

兵馬使高侯以開國之勲其子襲爵子没而今及其孫將適任鄉人榮之士大夫祖道作詩予恐讀之者不知高氏之世德故為之序

送劉舜欽縣尉之官廣宗序

尉於縣僚以察姦捕盜為責任近世例以便騎射擅勇敢能鬬敵者充間以文吏當之人必以謂非其所長是蓋見其末而不見其本救已然而昧於未然夫挾槊彎弧擒縛鬬敵以力勝力固非文吏之所長此特武夫悍將負魚人之勇賊弱則吞之以氣強則或勝或負連縣集衆倉忙驚駭力戰而後獲噫前人救火之諭是亦爛額焦頭之功耳是可謂銷患於未形防亂於未萌姦不能生民用不擾者耶以是觀之能捕盜莫若能止盜能止盜莫若民知恥而不為盜外戶不閉夫不夜吠行旅野宿如在家庭三年之間不汗馬弦弓是之為賢尉然

而能致是者豈無其方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傳曰禮義生於富足賊盜起於貧窮為尉者宜何如哉摩撫訓導激勸禁止教條威令款曲嚴密力之可及者行之不可及者移文於縣申州達郡聞於所當聞之有司誠化一邑於變時雍苟不出此不教而罰坐視愚民之為非幸災樂禍假弓兵之力以要能聲以求賞贈秩寧不愧於心乎姊弟舜欽劉君以濟寧府從事才能幹局見知於省部改尉廣宗殆世俗所謂以文吏而受武人之任也竊嘗歷觀古之名將百萬之衆如臂使指綸巾羽扇輕裘緩帶意思安閑百舉百勝又豈盡皆力縛虎射命中之人哉舜欽通方不器察民情知治體撫字防禁一邑亦游刃而有餘也將見鼠竊狗偷洗心易慮必不敢為之妄動一洗文吏軟靡之謗行軒駕里閈諸公詩酒祖道姑為是說嘉其已能而勉其未至

送張京叔還京序

通方而不流有守而不固學也者學斯二者也處已接物不外乎是人之道莫大於禮然而純儉則從今之俗固流之失舉天下之冕皆純而吾獨以布驚世駭衆反為異服者當何如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升地以迫天可乎衆拜乎上獨拜乎下人亦無敢非之者就使舉朝非之舉天下非之而不顧也蓋人倫之定理不可不守服飾之末事不可不同知斯二者吾於京叔張子見之矣京叔以妙齡秀發登青雲近黃閣貴者願得以為用賤者願得以為庇不通而能之乎鄉人至京師者無貧富賢不肖一以誠敬相引接講里閈家人禮事可者力為之世之人偶拜一命作九品官雖平生漆膠故友亦不之識也所知者造謁公卿不避寒暑趨迎權貴恐居人後奔走俯仰惟恐合逢之不巧在京叔則不忍為也謂之無守可乎至元壬午春以公務南来過鄉里省親為數日留北轅復命

贈三命張信卿序

君子之學三窮理盡性知命不知命則無以為君子以孔子之聖五十而知天命故垂訓戒人曰三畏天命其一也小人不知天命故不知畏又不知順其正所以犯禮義而招愆觸刑辟而誅戮良可哀也窮理盡性之學既廢士大夫以豪傑自負知命者鮮而況於民乎然畏凶喜吉之心人皆有之欲有所為不能無疑疑則質之於卜筮後世肓瞽廢疾者無所養則一以筮為業司明既廢不見可欲用志不分靜而能慮宜於物理天命亦有所得大抵記誦陳言歌詠而不知消息盈虛進退存亡吉凶悔吝所以然之故者十蓋八九多言或中既非寔學以至探情以言察意以耳甘佞以悅貪躁之心危險以發愚懦之氣縱橫乎左右前後網羅伺候其狡獪逃遁者之情以為神異蠱惑流俗此市井賈卜者之一律也紫山野老掩關燕居三人叩門引一人来謁曰斯人也吾鄉張氏之子二十八歲矣襁抱喪明學卜筮暗

誦周易一編三命之書多聞强記每講人命援經析理歸之於數迎合諛媚之辭不出於口人以是信重之謹求教於門下願一言以相貺紫山曰前知術數之學非余之所知也易經余所當知而未入室也子能奮拔庸流誦味是書年未三十神識聖域因言以求理明理以知數已精而益精自茲以往將見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不難至矣張子曰謹受教請筆之於紙故書

送監司之濟南序

守官任事所職不同至於為主忘身為國忘家則一也一心而二用焉則私意勝而公道廢矣恃名爵以榮身怙權位以肥家惟利是務以私害公者皆是也彰德路摠管府達嚕噶齊嘉議公崇古之貴種高曾而上為開國近臣為大官以彰德乃本位湯沐邑官當設監臨臨涖彰德迄今三世未弱冠襲父爵廉節惠政銘在民心備見於遺愛去思碑至元壬辰狀申省庭曰叔父齒已壯當承世胄願避職讓爵以歸之都省以情上聞皇帝

嘉其忠厚孝讓從其請未幾御史臺沙汰諸道提刑官更新司名為肅政廉訪公選才德有望寔者首薦公庶訪山東東西道天下聞而榮之賢矣哉以才德讓叔不戀名位可謂不私其身不私其家歟前去強仕之年尚十五寒暑而立志卓異高出世表可尚也夫可敬也夫於其行能無一言謹同多士因邦人以遺愛去思之情而為之頌曰吏不虐民庭無滯訟我公之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我公之化外户不閉犬不夜吠我公之惠使者四至無擾於市我公之賜夏熟秋成雨暘和平我公之誠九年於茲民物熙熙云胡不思焉首之東身留心從攀慕無窮民心懷悲東望依依三年来歸東人得仁户户陽春願公回顧念我西人祖考松楸邦人敬修公無久東孝思悠悠

送張飛卿序

常德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張侯平南之勇將也南人畏其驍猛不敢道其官爵名字而以擒虎將軍稱之侯之

第三子鵬翼字飛卿克肖克遵以予為父執官江陵時與侯有一日之雅自隨任所来北還趙州故鄉將提學京師過彰德踵門持長楮以乞言與之語則好學知儒謹就書素志而告之曰自兵農既分設科取士命官拜爵岐文武而二之自時厥後文武之學遂分不相為用讀書者不談兵有一言之職非吾事也介胄者不閱書有一慕之者羣聚而笑之曰此儒者之事非吾職也此無他從時尚也以聲律詩賦道聽塗説為文以撫劍疾視暴虎馮河為武其不相為用也宜矣人肖天地以生四時備而歲功成德刑具而政治立使有春夏而無秋冬有秋冬而無春夏其何以為天地哉德政兵刑法天地分而為天地統而為一氣生長肅殺異而其於成功則一也故慶賞以春夏而兵刑以秋冬今夫為儒者曰我知德政矣為武者曰我知刑戮矣苟如是則不得不為之永炭然則取人之法當如之何使文者知武者知文至於授官定位又

各量其偏於所長者用之求文武之本舍狗俗之末則不可忘兵農隊而講事不至於桑懦怠墮而不振不幸有警則別其重輕不至於殄殲殘忍而不仁小成小則草檄擊賊大成大則伊尹呂望入相出將不偏於一能于所望者不廢其能而勉其未能無怠乎已知而求其未知以子好學之志所作成文武之材以備有司之選子以余言為何如鵬翼避席曰唯請得斯言以為贐

送李總管序

寓兵於農善政也屯田以積穀良策也三代漢唐之令典復見於今日有識者能無喜乎事舉而官得其人尤可為國家賀總管李侯乃一世名將滅金平宋之勳佩金虎符屯田江淮安陽諸公設供帳詩酒祖送于南薰門外哀朽以世之舊不能無一言曰兵農一民也戰耕二道也牧民用兵在前人已有治目治齒之喻總管宜思之詩云星言夙駕稅於桑田又曰同我婦子饁彼南

畝田畯至喜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以是觀之殆非與中天明月令嚴夜寐不寐於五步七步四伐五伐乃止齊民卒得休養生息於田畝甚年久戰父亡子繼兄死弟及庶馬同軌而並轍也且以積可憫焉三年之內使民歌曰禾麥旆旆今李侯之所治今我積我倉如坻如京今李侯之所成今召父杜母我民之所依今母使我侯歸今能如是不亦善乎老謬所知者如是大篇短章稱總管之世家傑句雄辭詠總管之才業鏗鏘炳蔚足以膾炙人口動蕩人心耳難以為言

送田師孟序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士之欲富貴利達者不勉於自進自進則必隨世之所尚尚謀策則學謀策尚經術則學經術尚功利則學功利尚文藻則學文藻以韓文公之賢屢不得志於有司撫卷嘆曰時時隨俗作文則時人以為大好其自屈也如此況餘人乎秀才田師孟能世

其業通方識時將挾所學以趨京師以求富貴利達以
余拜識其祖香林先生御史君友其父仲德兄告別乞
言庶幾或見臺閣名公以代鶚薦又不齟齬於有司吁
是猶問路於盲問音於聾何足以知且哀朽不材之言
又何足增益師孟之聲價哉雖然子不見夫桔槔乎不
見夫車乎俛仰隨人外圓內方是以為世所用苟強項
稜角則一棄物耳故曰牛馬當作牛馬虎豹龍麟則為
人畏異禍之招也以子之材不戚契不風岸不城府光
和而塵同但恐富貴逼人一日千里何蹈蹬之憂乎敢
以是告師孟請書之以別餞行之詩什

送馬希驥序

秀選俊造之法廢則士不恥於自售大比射策之法廢
則取人無程式賢不肖混淆為士者不知進身之正路
挾無恥炫鬻之羞污繆詭御殉時好高惶惶焉惟恐其
圓方之不相合見棄而退所謂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
聖經賢傳之嘉謀嘉猷至大至剛之氣有為有守之志

未至齟齬已索然於胷中矣是以縱横智謀功利掊克異端邪説淫刑虐政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世好之從吁貪賤之病人也若是富貴之移人也若是此孟子所以比公孫衍張儀於妾婦杜喬李固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至元壬午姦黨既誅正人吐氣典刑昭宣直道宏闢拔賢任者舉直錯枉田夫野老咸歌聖德黄童白叟拭目太平向之回邪貪污莫不縮頸屏息洗心易慮嗚呼丕休哉聖天子神武明斷雷霆一怒而羣妖灰滅凡有志於佐明時陳得失者莫不趨走京師以獻其技能觀其志亦豈止於僥倖一時之富貴而已耶亦將有以荐居楔於明堂助涓埃於海嶽者也安陽馬驤希驥讀書明理立言適用識時務而不詭隨據安常而知通變有志有為而不得行其所學閭里親友勸以求仕來質疑於武安胡某因告之曰孔子大聖也其所以仕者三可以仕則仕潦雕開則孔子勸之以仕韓文公送董邵南之燕曰觀於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當告之曰明天子

在上可以出而仕矣是知古人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也今子之行卜於汝心至自信之篤相時而動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矣行矣哉子其勉之何以疑為因舉酒作歌以餞之士不自重亦以久矣斲方為圓無所守兮不義富貴於我何有兮脂韋妾婦亦可醜兮扳乎流俗孰我誘兮王潔金堅當自厚兮為官擇人落吾手兮竹帛功名垂不朽兮又歌曰霜寒氣肅兮天宇清惡木淨盡兮江山麗明五靈羣瑞兮煌煌乎帝京級蘭結蕙兮既苏既馨鸞音鳳翼兮載飛載鳴洛陽才子兮忍能無聲

送王彦才序

宋儒以人之少年富貴才俊為不幸常恨此語為未公人生天壤間細密如蟻蚩蚩擾擾昏蒙質魯貧窶困乏朝不及夕者比肩接武耳聰目明心思强敏高門富室者億兆中無一二幸而得衆人之所難得亦造物者之所加厚反以不幸目之何哉長年以来涉世經事閱人

既多始以前賢之言為不妄大凡人有所恃才為惡者過多而為善者過少富者恃財而驕勇者恃力而狠辯者恃舌而言藝者恃技而矜理必然也有若無實若虛人謂有餘而自謂不足不務細行而涵養大德者幾何人哉衡以猖狂而殺身王楊盧駱四子之前途竟不出於裴行儉之所料以是觀之謂之不幸者真知言者哉雖然亦在人處之何如耳友人彦才郎中先世以開國有勳勞列上爵英兄才弟聯仕天朝慶門華冑照暎一時彦才早年讀書明敏穎悟長踏仕路徑列朝班以它人處此不其難乎彦才謙退畏懼不自滿假藏蓄涵養默而不耀篤信力學積而不發事兄如事父愛弟如愛身與人交敬而有禮及其臨事剖決邪正確乎其不可奪紛華美麗畧不挂目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飢渴之得甘旨焉觀其志豈易量哉水之積也不厚則不能載萬斛之舟雲之興也不密則不能霈三日之霖人之自期也不遠則惡能垂千載之名彦才處心行已志其

大而遺其小也與夫馳騁豪習矜炫文采者何啻雲泥之相萬萬也至是則昔人以少年富貴才俊為不幸者復將何辭以辯之中統元年秋陪識左丞公来治魏相邢洺懷衛二年春從左丞公北覲述所職也是行也搏扶搖而九萬里直抵天池下視人世水黑泥腥而不復來矣僕愛其高氣雄節畧舉平昔之梗概以餞之

送雷彦正序

持大綱而忽細務士之通病左氏傳曰君子務知遠者大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康王之命畢公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二者孰是而孰非竊嘗感焉既而自悟二者語異而理同蓋人之立志也貴乎大臨事也主乎敬立志不大則以百畝不易為已憂臨事不敬則以簿書詞訟不屑為然而在乎所處之位何如耳孔子為委吏則謹於會計為乘田則牛羊茁壯及乎一旦為司寇不旋踵而誅少正卯以三事巨細較之特一行乎其位耳是故古之人無曠官之墮無出位之僭令之人則不然處

卑則僭乎上居高則總乎下犯分越職苟可以迎合于上而取辦集才幹之稱無不為也故有貴為幕官而兼輿臺皂隸之任忌前絶後惟恐其来者之軋已噫富貴之壟斷者斯人之謂歟顧茲庸鄙固不足以遺臭萬代然而未免一時譏非詬罵不齒於清流富貴於已何加焉吾友彦正卓卓孤立固窮篤學非其道未嘗揷足於權貴之門非其義雖敬致厚遺而弗受家可貧而貨不可動身可窮而志不可撓自渾源遷鎮陽門讀書二十年經畧史侯愛其不凡以力從家於衛中統元元年夏左丞公来治魏以禮辟為幕官不肖與之同列日往月来愈詳審其為人總大綱而不流於踈迂勤小物而不涉於瑣屑每同諸公論事於左丞前非所當言則吶吶然不出諸口及其言責在已事有當辯則直言正論裒裒可聽雖聯仕諸人邪正曲直斯須不少貸左丞公嘗語人曰彦正凡事有心聞者莫不悦服二年春同郎中彦才從左相北覲不肖愛其處事發言得君子之時

中又愧知吾彦正之未盡也前途萬里起跡於此遠業其可量也不舉時人之非不足以形容吾彦正之善

送焦侯序

漢高帝承秦苛虐思亂已極欲以養瘡痍蘇困敝收人心定天下故蕩盡秦法而約為三章文帝繼以寬仁禁網踈濶天下乂安殷厚然人情富安貴驕則多欲多欲則為罪為惡越禮犯分而不可禁以至景帝有七國之叛諸侯子孫至武帝而絶滅殆盡昭宣知此之積弊故能吏稱職民安業法度益備犯禁者寡天下翕然大治大抵創業之君立法不得不寬定紛亂也守文之君立法不得不密止姦慝也國朝樹法與漢相若傳祚五葉而諸侯驕橫姦吏貪虐皇帝神威明斷罷世官立銓調黜陟幽明至元五年内立御史臺外設按察司分天下為道某人當某路之寄陛辭就道徵言於友人胡某曰不肖此行拜奉教條行莫能盡道謀輿議固非當問然以吾友告教之私誠宜何以哉某曰治道去其泰甚孟

子疾當時諸侯大夫之惡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及其對萬章之問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後誅之乎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觀此則聖人之息姦消惡教刑寬猛之漸可見矣子職在肅清欲使人之不敢為罪莫若使不能為罪使之不能為罪莫若使之不忍為罪罪一也所以不為者三法令緻密上下相鈐束則不能為嚴猛明察毫髮不貸則不敢為誨諭懇懇懲創感悟則不忍為三者俱未若不忍為之有恥也吾子誠能諄諄切切明諭吾君全功臣體羣臣難守令子庶民之意曰明天子在上為民長官位以賢職以能爵以榮名祿以厚生才不次而用秩隨效而增朝廷之於用恩不為輕矣汙墩貪者圮病事者削尸位者退慢法者誅方命者廢昔焉世冑而閥閱今也荒寒而哀斃始也以功終也以罪朝廷之於立法可謂密矣

仁則榮不仁則辱惟榮與辱諸執事其擇焉使任職之人洗心易慮蓋前之為慕榮恥辱知自愛身革贓胥為良吏化污俗為清風四海熙熙一人垂拱此按察之職也如犬之伺盜如猫之伏鼠施機設網摘細瑕起繁獄之私怒以擊搏為功以紛擾為務上致宸聰惑疑下致承貪汙之久斁快詬訐之讒訴亂是非於曖昧逞怨家無端註誤使百執事跼地蹐天而手足無措此吾友之必不為也遇剛而吐遇柔而茹如究蟻虱之黨與縱豺狼之馳騖旅進退以塞責保無毀而無譽此吾友之所必恥也鄙言已竟請登車焦佚慨然攬轡舉鞭高揖首肯而去

贈宋氏序

百物之中莫靈莫貴於人然莫愁苦于人雞鳴而興夜分而寐十二時中紛紛擾擾役筋骸勞志慮口體之外仰事俯畜吉凶慶弔乎鄉黨問里輸稅應役于官府邊戍十室而九不足眉顰心結鬱抑而不得舒七情之發

不中節而乖戾者又十常八九得一二時安身於枕席而夢寐驚惶亦不少安朝夕晝夜起居寤寐一心百骸常不得其和平所以無疾而呻吟未半百而衰于斯時也不有解塵網消世慮熙熙皞皞暢然怡然少導歡適者一去其苦則亦難乎其為人矣此聖人所以作樂以宣其抑鬱樂工伶人之亦可愛也樂音與政通而伎劇亦隨時所尚而變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變而為雜劇既謂之雜上則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則閭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婦友朋之厚薄以至鑿鑿卜筮釋道商賈之人情物理殊方異域風俗語言之不同無一物不得其情不窮其態以一女子而兼萬人之所為尤可以悅耳目而舒心思豈前古女樂之所擬倫也全此義者吾於宋氏見之矣

贈張秀才序

泥在鈞而不肖其鈞金在鎔而不從其鎔謂之不祥可也人從師而背其師之言行謂之不學可也人之生世

舍農工商而學士士何師孔孟也然則欲出一言立一行當自思之曰與孔孟合乎不合乎合則由之不合則不敢出諸口又敢見之行事耶子張學干祿孔子教之以多聞見慎言行則祿在其中孟子論士之入仕所以辭尊居卑者以位卑而言高罪也後世之為士者能是乎自孔孟沒士志日卑汚急於富貴是以權謀功利之學興凡可以阿世取寵無不為也不惟人無非之反以大丈夫稱之噫士風至此固為儒學之辱然而時君世主惡得賢良方正為國而不為已為道而不為貨致君堯舜澤民仁壽者而用之成周之末士已如此百世而下宜乎誇口舌犯分位傲鄉井棄父母持不根剽竊之學吐驚世駭俗之辭以豪俠自任僥倖恩澤駢肩累跡之多也此正吾夫子所謂小人儒也嗚呼處人世而以是為心已不自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吾恐其求榮而反辱求富貴而不免於貧賤曷若言忠信行篤敬有若無實若虛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推稱於鄉里不

憂乎父母者之為賢歟魏人秀才張淳傾蓋於南洛足
至蓬門者四年之間今凡兩矣持緘縑求教戒意甚懃
懇余恐其才高氣盛或陷於流俗也姑以是為贈

紫山大全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紫山大全集卷九

記

翰林院廳壁記

元　胡祇遹　撰

文辭之功亦大矣賢哲之君重之而不輕急之而不緩
豈徒然哉堯舜之盛德大業固可以澤當世而福後人
然一傳而得朱均不惟身墜家聲而紀述傳詠之辭口
亦不能道向無二典三謨千百世而下泯泯焉其孰知

之窮天地亘萬世使人得見唐虞之美巍然煥然如白日之在青天五篇之書之力焉下至禹湯文武成康漢唐之英主紀於書歌於詩録於史冊久久而益彰者皆是也茲特身借文辭以得名至於生前因文辭以濟事如訓誥如誓命聳羣聽愜羣望定大業翦大凶者又豈特以飾口舌之虚言哉尉佗之負固東西萬餘里萬甲不易服一折簡而臣之奉天之兵威不可制利不可勸一詔而士氣百倍是又可以文辭為無用哉若夫奉咫尺之書傳數寸之檄以代百萬之衆者亦文辭之力也匹夫之治一身萬乘之治九有言行而已匹夫之賤猶至於太平無事發德音布明令勸善懲惡黼黻皇猷藻飾萬物絲綸一出四海聳聽又不可斯須而廢也竊惟胥顧於箴言其發有逸口萬乘之言可不慎歟故伊尹之戒太甲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君德之聖則言而世為天下則然而秉筆代言之任苟非其人敗事於目前貽笑於萬世豈小小哉故前人謂之出納王命王之

喉舌自龍作納言而下代不乏官歷漢至唐盛萃羣賢而以言為任謂之翰林備顧問與參決時人謂之內相我太祖神武混一區宇未遑文治太宗繼體守成大比羣儒粗成文辭者賜一爵復其家定為國典崇文之志於古有光皇帝陞阼之某年立翰林院自承旨而至應奉凡若干人自時厥後內則王侯之拜封百官之制誥外則遣使四夷懷柔遠人凡王命言必以文每視草聖聰虛注宸衷黜陟完而後可彬彬郁郁炳炳琅琅聳扶杖之聽拭思化之目於戲盛哉然而登瀛洲者不可以不紀其創置之始以備異日史策之採擇焉某官某人月日書於院之廳壁

國史院廳壁記

國有史史有官尚矣周官宗伯之屬太史即其司也老聃為柱下史漢武帝置太史令以司馬談為之談死子遷繼之故世號太史公東漢班固除蘭臺令父彪作東漢書因仍循習代代不廢而所司之事亦各不同周禮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掌則以逆官府都鄙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頒告朔於邦國大祭祀其執事卜日是盖主紀録明歷卜故凡邦國計簿及天官歷律典則禮儀皆兼之玉藻云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制天子計書先上太史令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兼明天官至於近世則專以紀録為職餘皆不與焉然上自祖考受命之聖神天子之一起居一話言大臣百官之一舉措一應對皆得耳聞而目見退而書於冊下及禮樂刑政之美惡遐方異域之服叛列國風俗之疵美天象地質日月星辰風雲之徵變山林川澤水火草木百物之妖祥閭里歡戚之聲容雲林隱逸之奇特與夫忠臣孝子節婦義夫以及弑逆之惡莫不詳悉隱顯原究情僞而倫書之不溢美不隱惡褒實昭直善足為法惡足為戒藏之金匱秘之石室人主不可得而觀誅姦諫於九原發潜德於冥漠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史官之職也秉筆者可不難其

人哉嗚呼政有似可緩而必不可緩賢者以為急昧者
忽而弗舉史筆之謂歟以禮樂刑政之寔而方之以虛
文似為可緩以一士大夫之家有系有譜牒有先世遺
訓有子孫遵奉可紀之格言成法而況奄有九有受天
德巍巍洋洋在人耳目者不可勝録而無一言以紀之
此英明賢哲之嗣君所以急之而弗敢失墜也皇帝即
阼之某年從翰林承旨王某之奏斷自宸聰勑中書省
立國史院仍合翰林院太常寺三而一之一時受職者
凡若干某某某竊念記事者史官之職也史院之樹皇
帝之孝思我朝之大典不可以不識其歲月且前代百
司廨壁皆有記記其隆替廢置前後職員之名氏因以
示警戒之辭噫有其名而無其寔君子不可以虛居矧
重以詞林之清華太常之禮儀集於厥躬守官者宜無
怠無忽

太常博士廳壁記

經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非禁戒之謂欲去而弗能也首尊而足卑首貴而足賤禮也冠雖敝不以苴履此天理人情之自然也有人於此貴足賤首人皆以為狂且病矣心平氣舒百體融洽五音清和者樂也反是則為悲哀為厲怒為强梗為叱咤非樂也一人之身心禮樂不可去況有國有天下者乎故舜命伯夷典禮而夔典樂成王命六卿宗伯掌禮樂古之聖王之治天下禮樂而已越禮違和頑嚚抵冒而不可化然後糾以刑政非得已也殘暴如秦而官置奉常佐以丞屬有大樂此又見禮樂之根於人心而不能已也漢因秦制景帝更奉常為太常列之九卿而尊大之諸博士皆屬焉博士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選通經博古者為之員至數十人出則補守相博士之選不為不精外補也不為不重蕭望之猶以為憂未忘本前人之崇禮樂重儒士概可見矣歷唐至宋皆樹焉金有中原唯國子學太常寺置博士各二員視漢唐之制亦少衰矣是蓋禮樂之文而禮

樂之情禮樂之功用咸無焉皇帝天亶仁孝奉太后以
溫敬祀祖考以誠嚴又以比俗樸而寡儀直而少溫即
昨某年朝覲會同之儀既已略舉於是立九廟奠神主
太常之禮樂燦然一新牲牢酒醴粢盛菜菓潔馨肥腯
鼓鐘竽笙磬瑟簨簴調均和平尊罍俎豆罔不備具舞
師樂工賛禮引奠奔走奉執之士無一闕陋攝官代禮
登降有秩始終嚴肅聖衷夷粹神降之福一時供奉百
職洎諸執事者禮成而嘆曰宗廟儀音復獲觀聽皇帝
孝敬刑於四海雍雍熙熙同享太平何事如之後某年
勑宰相立太常寺官畢備仍分隸甸民戶四百七十以
供祀事有司請議以翰林侍讀學士徐某為司官長少
卿則翰林直學士高某寺丞則翰林待制楊某奠之又
設兩博士以應奉翰林文字周砥胡祇遹攝其事博士
有印章有廳宇既辱命祇遹輩私自喜愧相與語曰禮
樂之為治宗廟之嚴煥天開聖人廢五六十年而復興
使四方之人化質直而揖讓易鄙野而雍和報本以歸

厚追遠以廣孝聖教皇風不疾而速文職之臣寧可不紀其所自邪且博士之清選通古今明典禮吾二臣者惡能當之是又不可以無言某年某月日記

改府判器識齋記

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何謂器襟宇度量是已故前賢論人曰豁達大度又曰洞若城府又曰汪洋如萬頃陂又曰陳元龍湖海之士推而至其極則包含洪大無不覆載何謂識見微而知著以將然而知已然以吾之一世而知未來之千萬世推而至其極則容光必照明燭六合故君子不學則已學必至如是而後可識欲進則必務窮理器欲大則必務容物二者日進區區文藝可不學而能量若斗筲識如面牆雖辯若懸河才能應變不過博聞強記拾涕唾陳迹而已耳某立讀書之齋於私第求名與言某器識有足尚者余恐其臨下為高狃于小成請以器識扁齋之楣而大書焉仍以是告

西冶記

民生日用斯須不可闕者五材也木水火土成不以智力隨取隨得智不足則成不能必力不贍則得之不饒惟五金為然鐵於五金直畀品下切用急須則反居黃白金銅錫之上世無黃白金銅錫則可鐵不可無也故有鐵官以其用廣而利博也為民者四而後世兵別為五兵鋒鏑函刀為本不堅利雖有虎旅百萬與無兵同農之耒耜植穫一動作一云為器之用鐵十居八九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與商技業雖不專於器用而身與家人必用者鐵亦處其六七然則鐵之為用豈閑緩細微之物歟雖三尺之童能知之我朝右武重農田畝日闢疆土歲擴鼓冶鑄鍊明不可廢某年立銅冶總管府鈐束諸道冶三年而上計户曹户曹會貯積之數可抵十二年用不必勞民呈省散冶户于民廢罷諸道冶洎其總鐵官曾未三年前日所報之數交未十二三諸冶庫藏空竭是蓋總鐵

官不為研窮盡寔冒從治官之虛文省部又從而行之故有此弊兵需必不可闕致有銷農器以應造作至元十一年秋復立諸治太原在諸道為上路見於府西南七舍而近山行六十里舊治所在唐為某宋為永利監金為大通監陳堯佐宋琪吕誨嘗領其事我朝亦置積有歲年隨近例偕罷鐵性剛利精堅少加淬礪則無物可敵凡隸治户千官二員提舉爵五品國之為國惟農與兵鐵於農兵其可無也雖然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勢使然也狃甲兵之利以貪不毛恃其有備而不戒不虞俱非中道我朝兩無是弊治安已久而不忘兵庫廩充實而立官訓農憂器用不足而復置諸治他不愛寶貢金九牧大食之刀不足以為利肅慎氏之矢不足以為勁郯氏之鳥不足以為寶惟農富兵强皇威神武而不殺是不可以不識前此治官首尾三十餘年者文城謝氏父子也屬官千户鄧某與有力焉具石未文而治廢因今復興請併記歲月某年月日某官再拜書

江陵府新驛記

匹夫環堵之家而舍客有位人跡所通之路必有逆旅主人矧通都大郡使者旁午舍館者不設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為不可然而廢墜而不舉阨陋而不張汙穢而不治者何也急於私而怠於公耶人能以治家之心治國奉已之心奉公雖不學無術亦可為良吏至元十一年平宋江陵當西南為衝要公廨帑藏承舊略備惟傳舍為闕守土者急先務而力成之擇地甓垣於萬里樓下堂奥門廡井廐庖廩小大具舉風軒燠室各有攸處當乎火雲赤日流金爍石塵裾汗馬不勝困憊倚拂雲之欄檻向北風而開襟白蘋紅芰之末香颸送涼不覺溽暑之去體及其江濤路遠歲寒風雪慘膚虐面堅冰在鬚褰簾入戶窓明炕煖不覺四體之迴春故去者忘勞而来者如歸作者之慮可謂勤矣夫成者壞之始廢者興之原其物理之必然既成而易壞者惟傳舍為甚蓋過之者衆用之者勤也官物之不惜世人之常情也

賢如子産館於晉而猶有毀垣之怒況餘人乎壞毀者不可禦守土者不得久於其職繼踵為政者當隨毀隨葺毋墜前功余喜其落成又不可以不識又不可以不戒故書

濟南新驛記

朝廷之發號施令誕告萬方雲行雨施電掣星馳不旬日而際天所覆罔有不及萬方之稟命朝貢輪蹄絡繹輻輳京師山行水宿飲食車馬盤薄休息所至如家億萬里之遠不知其勞此驛傳舍館不可闕者也聖天子神武仁聖混一六合徃古不臣之國書傳地志不載之異域来享来庭濟南總府當南北東西之要衝舍館雜於闤闠市井湫隘卑陋不容軒蓋恒擾及於民家為政者踵訛襲繆因循苟且積七十餘年而莫知改作至元二十一年時和歲豐衆給農暇闔府官吏協議唱賛卜地於歷下亭故基之前背大明湖面諸南山爽塏寬平計畝若干作新驛落成於来歲孟夏繚以周垣再分為

五區區為堂為廡為庖廚為庫凡客之所須巨細無一不備有臺榭以居高明凉炎夏燠祁寒而温風雪則室密而窓明塗堊丹艧未畢屬縣来觀者摩肩接踵兩閱月而不絶城中士庶室家相慶曰自茲以往高我門閭開我戶牖完葺我墻屋保全我器皿父母妻子早眠晏起各安其室我賢使君之惠政再世不忘矣憲司揚善糾惡人之有猷有為若已有之政廢弛而不舉者憲司之罪也廉幹污慢一視而無褒貶善不能贊成惡不能懲戒唯僥倖免責寧不愧於心乎是役也守土者可謂知先務矣不可不書謹署府僚階銜於左無廢無壞紀歲月以勸後之為政者焉

林州廨公生明堂記

牧民之政多術矣求其要則一言而盡曰明而已凡民之所疾苦我當知之逃亡之屋我當哀之賦役之彼重此輕我當平之田畝之荒蕪我當闢之獄刑之冤滯我當矜而憐之背本逐末狥一時之利我當求其情而慰

勉之歲不凶荒無聊賴而為盜賊我當求其故而拯救之強宗大姓侵害細民兩辭至前我當察其情偽而抑挫弱見賄屈理巧計佞辭把持官府虛文詭案愚弄判遏之扶持之姦吏之不奉法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助強筆我當抑之人倫風俗之不美我當教之誨之而身為先之凡是數者見之審處之得其中不明則不能也明固出於學古博而經事多使私心一起則事至物來皆若面墻所謂博學經事皆不得力人不欺已而自欺人不愚已而自愚故曰公生明又曰公則一私自萬殊理一也分眩而為萬雖已之一身手足耳目顛倒錯繆而況治人乎郝林州名其廳曰公生明可謂知本矣格物窮理正心律身可謂至矣妙齡秀發始入仕路而能若是持心以往處州郡則通物情居廟堂則照百姦是非邪正將見逃形匿影之不暇雖然白者易污剛者易折慎毋以皦皦察察為能也余既大書扁榜為主人者復求文以誌諸壁敢以是告

益都新修廟學記

治民之要三庶而富富而教耳休養生息子孫蕃衍昆季強盛戶口滋殖倉有餘粟筍有餘帛優游卒歲而不識寒餒之苦愛民如是而不知孝弟忠信驕奢淫佚慢上傲長犯義犯刑無所不至小則正之以法大則臨之以兵必不得已不勦滅殄絕而亂不能息聖人憂之禮樂教化防於未然此家塾鄉庠遂序國學之不可一日而闕也益都控轄郡縣六七城戶二十餘萬襟海帶山廣遠險固昔人謂之東秦自我朝奄奠中夏開創之始務欲息兵消暴乃即土豪之崛起效順者世官焉大率強猛雄勇以力服人之材故設於文德教誨寔不足也學校廢而不舉民不知禮義忠孝漸染積習既久遂生瞳賊之逆事父孝故忠於君事兄悌故順於長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虛言哉豈無徵哉至元乙酉某人来治是邦觀民設教知所先務廟學為之一新不可

不紀石以書其美然而人能弘道各有其職崇殿廡嚴像貌香火馨潔師席齋房庖庫罔不具備者守土之任也傳道授業作成人材訓導得法者為師者之責也任在守土者既無愧怍自今以始主善者當念我朝崇儒重道致治興化之良法美意責望我輩贊助太平措斯世於唐虞之上而於教育之方寧可不正其本浚其源日就月將以經明行修為本以雕蟲篆刻為末以窮古今達世變文經武緯調燮經濟為實學以記問章句訓詁為浮技一旦從政付之一縣則一縣治委之一郡則一郡安托以數路則數路鎮靜不致不通無用之謗藹然有六卿八位之望名實相副材全德備不器不局無施而不可使朝廷養善儲材不負所望此興學聚士之功也不然則詩如蘓李賦若揚馬工虛言而無實用謂之不學可也聖賢之學寧若此哉師儒門弟凡有成已成物兼善天下之心者當以斯言為不妄某正月日某書

樂城縣學記

菽米之起餓殍纊帛之活凍死人皆知之知之而不耕蠶游惰趨末者亦有之然不戒用勸務本者十六七斯見人生之必不可闕人心之自不能已趨末者非人心也風化使然也聖人之於人甚於粟帛雖迷惑於異端而吾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自若也邪不勝正人不勝天亦明矣樂城東畿之內邑日霑聖化君子小人皆知學道而廟學火于兵草莽瓦礫將七十年辛未簿尉田茂復其舊例賢廊門廡繼完於後政朔望春秋二丁有祀而學者弦歌有地鄉賢鄙某簡之以不肖之言以記其學之廢興竊感而思粟帛不求於人而人知貴重者死生係焉聖人未嘗以禍福誣民而民知敬奉者常不循則不能一朝安也所係如是宜其報祀而尊嚴循聖人之道則上下和平尊榮安富生遂其性死盡其並天地又豈一縣一邑獨得而私之然以甘凍餓而不知耕蠶者較之豈不賢矣哉乘惡可以不書

鄭州重修廟學記

明主之所先庸主後之良吏之所急俗吏慢之庠序學校明主所以養賢儲才化民成俗之先務也有國有天下者孰不欲令行禁止君子愛人小民易使忘身狥國親上死長政治和平而囹圄空虛禍亂不作而賢能輩出朝廷尊隆萬邦咸服然而卒不能從其所欲者蓋不知清出治之源廢德教而任刑罰棄禮樂而專法令踵戰國暴秦之餘習忽唐虞三代之至治區區以簿書期會為先務職此之由也唐虞三代之政固多教條大經大法莫先於庶而富富而教耳自京師縣邑家術鄉黨及列國一時卿大夫尚能以禮維持其政鄭之有邦問皆有學故能官得其人職無廢事風俗成而國祚永延於秦晉齊楚之強大子產以君子之道修己事上訓民治人見稱於孔聖昭昭於史冊當時至今皆以謂鄭有人焉僑之没千八百年至元丁亥我朝望族貴臣布揆尚書公之子托克托湖北宣慰副使東昌節婦馬氏之

子黃廷佐君卿同守是邦革前政白科之弊墾闢荒蕪務農重穀發榮陽炭山之利浚汴水以通南東之舟楫勸孝弟化姦姻百廢具舉乃曰我朝肇造區夏策試多士中選者復其家世世無有所與在在廟像孔聖建學立師作養賢俊訓導閭里內立集賢翰院以待茂異以養耆德國子監以教貴家子弟之俊秀者可謂急務也鄭之廟學卑陋乃爾我二人實負其罪乃即漢永平之故基復修而崇起之聖宇賢廡師席生齋下及於井竈備具一新經始於是年之春二月落成於次年之秋七月躬率僚屬羣士致禮常祀鄭人趨拜祠下瞻仰嘆嗟同聲相應曰吾二賢侯為國為民忠厚勤敏忍惜一言以紀石以德以功勸來者而垂無窮乎僉曰諾攄誠拜手以文來請謹因鄭人之詠歌而為之詩曰為政有三庶富而教弗序弗庠從厥攸好臣不知忠子不知孝忠孝兩亡烏獸同道賢哉二侯布政優優以善養人廟學復修彝倫既明則民不偷熙熙鄭俗禮讓交游異邦之

治簿書期會抵冒頑嚚苟免無愧此善彼惡學興學廢緩急後先惡可倒置我銘我詩鄭人之辭二侯在官父訓母慈二侯他適鄭人去思刻石廟庭日拜其儀

磁州廟學記

過國入境即其聞見知政治之得失教化之淺深子游宰武城孔子過而聞絃歌子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以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以為然然則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後世牧民者已既不學又不能立學擇師以教人以致風俗美壞抵冒頑嚚集詬無恥制許官府鬬訟親族隣里姦宄奪攘僭侈淫麗無所不至秦漢而下無數世之善治戕賊而不能庶庶而不能富富而不能教也學則人倫明知禮義廉恥耕讓畔行讓路以不孝不弟不忠不信為辱生不如死雍雍熙熙皞皞如也學則易治不學則易亂學校之所係豈細微哉為政之要莫先乎學校磁雖中州山水明秀世生名士人知好學某官等以興舉學校為已任聖宇賢

廡師席生齋補前功之未完成制度之當補無一不具可謂知為政之先務也歟飭羊既設興禮者自有人焉茲擇良師集子弟之俊秀者明經治事隨其所長列屋而教養之一旦有成或裨大廈一甓一椽之用使天下稱之曰是蓋出於至元之澤賢侯某人某人承宣之力也顧不偉歟某年月日某書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德之感人也厚矣言出於口德言事及於人曰德政福當代而澤無窮使人膺百千世敬慕法效而不能忘此德之所以成已成物之效也歟故有德者之一止息一遊歷凡論議經涉之泉石草木德其人而被以佳名亦可以終天地而不朽古今臺閣樓觀亭榭宮室之美一時乘富貴挾豪勢浚民之膏血而為之豪奪巧取而有之雄壯華麗得江山之形勝快風月之登覽銀屏珠箔盛集高晏不為不多然而終其身而遺子孫者幾何身未死而名無聞一灰寒而不見知於閭里者皆是也

惟德其物豈虛言哉不肖自兒童時得東坡大書醉翁亭記而知歐陽公之德業自時厥後復得六一居士集五朝名臣言行錄而熟公之平生以不得一至於滁覽大賢之遺跡為恨至元己丑冬同鄉文士張君仲豪得官倅滁衆皆為賀曰歐陽文忠為太守之惠政一遊一行之佳跡石刻手筆之辭翰朝見夕覽三年之內何樂如之明年夏六月不肖亦以事容姑蘇門者曰同知除州事張侯來謁不肖首以懷賢為問遂出侯再立石醉翁亭記為贊且曰亭廢於兵鎮守滁州萬戶府達嚕噶齊托歡萬戶厲昭勇泊僕倡率同志以月俸重起之願得數言以紀其歲月嗚呼公之道德勳業學術文藻亭興亭廢名並天壤泉可洞山可夷而茲亭猶在可子陵而後尚德者名州曰范公倡始於前使來者繼美於後因感古人有德有功於世雖異代遼邈如親拜德喜者牧民者能以崇德化民為先務如文正之祠祀嚴儀傾嚮報謝之罔極無德無功者權威雄猛生已不足

恃公之神遊故治智僧晤語問樹亭者之姓名此記之不可以不作武安胡某書

襄陽重修官廨記

君子之居雖一日而必葺況官廨乎官廨之不可闕雖遐荒異域陋邦小夷凡有民社者皆知之矧天際所覆數萬里居中處正太平久安之治世乎一縣之治固狹隘也然而國家典籍圖誌簿書條章之所傾落兵農工賈貴賤小大貧富之所歸訟承流宣化發號施令徵科供辦之所稽聚胥吏卒隸晨宿風雨之所停集所係如此雖三尺童子亦知其頃刻之不可無也居是官者恬不之問反為之語曰官不給錢後不可擅舉欲有規畫興作惴惴焉惟恐其民之多言獲罪于官也今日僧察之借榻明日道宮之假檐晋以成風因仍苟且日復一日至元十三年秋巡按河州過遼州襄垣官廨一新異於他邑問之蓋宇土者從輿望協衆力而成之也詢其所費則錢不取於官而民無異辭一木一甓而不敢私

焉窃嘗有言人能以事父之心事君愛子之心愛民治家之心治國雖不學無術亦可謂良吏賣卜貨藥技之賤者也尚知僦屋布席張幕先為有衆留止瞻拜之地而後求售其藝五馬之榮百里之寄無一字之聽断而莫之恤是其為心卜藥賤技之不若也為臣之心寧無愧乎至此而不自安異衆例而力行之不可不書以勸隣邑

平陽府臨汾縣新廨記

平陽當河汾間為巨鎮屬邑五十餘城臨汾劇而最要經界纔百里占籍者幾萬五千户凡兵賦之重徭役之煩十常居其二而風聲氣習勤儉果譎宛然雜唐晉餘俗惟其物浩壤挾且不相能故人嚚於訟必直曲迺已聽約束俟審辦者動填里閈縣舊署在府右廂康寧坊之南城易代來為土人氏豪據有司假老屋隙舍寓理漕務一歲間輙三五易處簿書儀具坌集委積棼不可曋奔趍執事者當戛熾冬冽赭汗僵立尤實艱若前政

狃故常眄瓜代日復一日漫不加省庶幾赫令尹之威
其睎瞻之媺清承宣風化之源其惟艱哉逮今縣監某
稔其如是適時和訟理嚮化有漸廼以其故詢諸衆僉
曰念兹在兹窃有年矣第率先無自迄於今唈唈也既
度其人之樂用遂經辦焉應直得景行里次氏之故第
凡成室一十五楹畧不加易其來如歸廳事適中吏舍
兩列彤閎前啓衡達里逵於是遠湫隘處高明委蛇安
舒各有攸叙中外竦然大易觀仰既而史亢淵曰其典
滯易弊之勞趨事樂成之懇公倡私應共濟厥美匪劖
書珉石代而縣者烏能究根據而見經始贄禮幣來謁
文予以歷官内外因知天下之治在於宰相師帥得人
而已佐天子理百官發號施令以遂物宜者宰相也推
君治庇民生供事取決會歸有極撫字百里間者師帥
也是則宰相與師帥勢雖霄壤以本末體要而言實相
須成化耳故前代選重其人慎簡于清流册授于軒陛
疏名殿屏盖由是也今國家條章具舉百度惟真顓在

責成垂寄殊切作縣者苟非恪勤官守推忠及物何以稱經綸相需之望今一縣之署置囹圄政之大者類能若是尚何患任之不優俗之勿易責囹圄塞而績用不彰于時哉予特喜縣僚屬達于從政有志于民得春秋憫雨之義故以所繫重者告焉幸來者毋忽

滻水記

水善利萬物然不擇地而出或出深山窮谷無人不毛之土或汙下泥淖沮洳寂寞之野雖涸滔汨汨源委深達終何益哉滻陽當中原之腹心太行左界南北要衝桑麻禾黍之滋野炭磁礬鉄之奥區陸車水舟窮海南而走京師商賈如織實所謂神州赤縣者也州四十里山南北而中斷兩来已窮秦晉東抵趙魏齊魯之通軌也有泉出於山足發源淵深迤邐廣潤成大川流北抵州城支別五渠灌溉阡陌園圃用其力十不一二其流經兩岸取其注下推盪之勢不煩相杵驅驢之勞米其粟麵其麥者七十餘所佳哉此泉生於有用之地居高

就下澤及無窮實天地之鍾秀博施也居民行人蒙其利而不知敬填淤滓穢而不知浚馬牛羊豕褻溷於其中前州從事焉某甃以貞石歲久復為傾圮某年月日廣平路都達嚕噶齊某官久奉朝命問滯訟於縣適至泉上臨流而嘆曰天下之水一也得地不巧者十蓋六七雖欲德澤施於人而不能也吾郡此泉天下之名泉也守土者昧疏浚開導贊助之功不盡神之德寧無愧乎顧謂宰邑者曰山川能興雲出雨者官為祠祀滏陽之得名者茲水也立州治者茲水也不憂旱乾不雨茲水也食得精鑿茲水也六月火雲商旅無枯渴之苦茲水也有此數德而無泛溢漂沒昏墊之惡且庶人之祭祀報神惠也是水之惠豈特五祀之比哉主土者宜如何哉即以香火謝過焉去其壅塞潔其污濯高其垣墉方正其神宇曰廟而祠焉後世文崇祗敬也當俟農隙而請命於上土人不勝忻忭衆口同曰我公此舉不可不刻石以識其美邑宰王某來乞言以不肖州人也義

不可離某年月日大中大夫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胡某書

新開天平水記

人之生也水與穀而已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俱絕也得水則猶可以活年饑避兵以藥辟穀者唯水不可廢養生者亦以嗽玉池之水為能致壽龜蛇不食不死以得太陰之精而陽不能洞花木土植而生折置瓶盂養之以水則自芽而葉旬日終月不死然則水之利萬物萬物之稟命乎水其利溥哉故五行生成為先後而水為之冠布五氣而行四時流而為江海淮漢霈而為雨露霜雪雖天地復貲以榮豈特萬物哉林州當太行最佳處民居圖畫間五材具美唯水為艱得鑿井淺者百餘尺深者倍蓰絰如牛腰一人不能舉歲當暑旱泉縮居民環井而立炊時瓶罍不能滿民大以為苦村落鑿井盡土而無水者潴雨水以飲撫字之吏前後相承無如之何州西三十里水出天平龍洞歷山而來甫踰

中路阻以巨石伏入地下不適民用至元五年春前江
淮等路安撫李公漢卿來治是州下車撫民勸農問以
利病教條既布詢謀於衆遏水以東以濟渴以溉枯槁
衆踴躍從命不督而集於是公洎同僚達嚕噶齊石林
奇塔特州判李讓親眷鋪從命石以火墊高湮卑順流
而行滔滔汩汩直抵城下役不再集工不三宿闔境之
人以公有潤物之功而感公之仁能見前後臨民者之
所未見而嘉公之智刻石記事求文於余因告之曰詩
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唯豈弟之人則可以子民子民
之道順民之所好去民之所惡知天地歲運之豐歉而
預防其禍開山澤林藪富藏之閟以適民用至於辨賦
斂集戶口警盜賊給工役此一介里胥亦能之古人所
謂循吏良吏則非也余識李公舊矣天資豈弟疏水之
政固美矣消瘕開壅腫之疾流於塞滓穢之惡濡枯潤
槁其利非一雖然是才仁政之權輿也異日黃韻川冀
渤海惠政良法所去見思此亦未可量也磨以歲月汝

當自知之衆喜曰唯請書諸石是歲重九日應奉大夫翰林文字胡祇遹記

欽定四庫全書

紫山大全集卷十

記

重修羑里文王廟記

元 胡祇遹 撰

天地文明之運至中古而盛先聖後聖之德至文王而備文王之盛德大功曠如日之在天愈久而愈光不以廟貌香火廢興厚薄而汙隆焉然千百世而下凡曰有知追慕聖人之功德自不能已或以聖人里門之所在

都邑之所營建車輪馬跡之所嘗涉歷則必垣而宮之像貌而冠冕之時和歲豐春奠秋薦儀誠兼至不威而嚴不率而齊莫不鼓舞而踴躍歡忭事死如事生茲非龐恩厚澤淪浹於人心孰能使之然哉湯陰北十里道右孤城如塊土人傳曰羑里文王之廟在焉考其事跡蓋太史公所謂羑里之庫者也兵後祠宇焚湯某年某月某日邑人彰德路詳議劉敬文卿倡鄉里之好事者前楹後寢創為一新凝流端冕神復以宇居者樂於祈年報本過者喜於下車瞻聖且求文石以識其歲日無知小子惡乎敢言哉至於聖人之出處則有明夷之彖辭易之大傳太史公書韓文公之羑里操有耳目者孰不聞知尚何言哉所可懷而慕傷而喜者八百年文物之周賴是城以興伏羲先天之心畫賴是城以明在聖人明夷於一時而發瞽開聾垂裕後人昭昭於億萬世之無窮若然則聖人一時之不幸而為後世無窮之幸雖聖人亦不自以為不幸向使獨夫惡不貫盈文王之

化行乎西土不過潤及於一時一隅配禹湯成三代禮樂典章貽則來世者未可知已易經之衍明亦未可知矣茲城也蒙囚聖之惡名後之居天下者存而弗毀良有以也劉敬以駕敬之誠復完祀事方之助涇祠崇異端處身聖人之門而張皇非聖人之法者邈矣是又可喜者也惡得而不書至元六年夏十有二日太常博士借注戶部員外郎兼應奉翰林文字武安胡祇遹記

報建三皇廟記

生聖人者天地成天地者聖人也天地賴聖人而成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不讀易詩書語孟不見聖人之知聖人者孟子而下惟韓文公為最原道一篇詳且盡焉孰為聖人由周孔而上則文武文武而上禹湯堯舜三皇堯舜之師也傳天地功立萬世斯人之極天地位萬物育三聖之功也人生報祀天地廟貌香火血食舍三聖孰先焉後世祀典不明不敬愛其親而敬愛他人悖禮悖德奔走祈禱僥倖僭妄非

理之祭不可禁王三皇之祭者獨醫巫兩人耳我朝欽
崇郊祀舉秩廢禮大都小邑皆廟三皇至元戊子彰德
路宣差遠公總管少中胡公卜地之遠闕閒幽寂爽塏
可以宅神妥靈卜於金鳳坊之東創建而崇起之洗庸
工之陋像開天日之聖儀俾萬姓皆知報本崇德不獨
在於醫巫也噫良吏惠政一方感恩戴德人猶不忘況
萬世永賴之聖功乎但恨無倡始開悟者自今以始因
敬以求其敬之由希慕企仰上智者聖其聖而神其
神中人隨氣稟之厚薄各有所得愛身循理樂其樂而
利其利心仁而身壽希聖之效人自知之少中大夫前
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胡祇遹譔

太安寺鍾樓記

武安僧寺五太安為崇麗宏深大定明昌間僧衆亦盛
法鼓齋鐘粥魚經幢像大而聲洪住持者戒行精嚴緣
法福厚寺火於金亡之兵蕩為灰燼五六十年不復舊
觀至元丙戌余以事還鄉一至其門則法堂西廡及諸

僧房煥然一新院宇清淨再往過之都綱神元謂余曰自吾祖師德祚受業親師廣沂二人相繼補壞起廢而得至此神元等繼續先業惟恐不克負荷凡院門之未備敢不竭力一一脩緝近賴外護功德主宣差縣令主簿以寺未有鐘鐘未有樓一舉二美具適幸車從之來臨敢以文為請因告之曰窈惟物之立教亦因世人資稟清濁昏明高下之不齊設為科品以訓諭各因所見所悟而入道所謂對病用藥殊途而同歸者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也因性理以立言演說千經萬論曰講月究二也嚴列條律不可違犯三也有因有果立像開悟四也人之所以不能成佛者氣血嗜欲害之也衣食温飽則安逸怠惰昏妄放肆早寢而晏起夢想顛倒無所不有沙門之義居徒侶衆多非洪音警告則起居之不能齊一昏怠之不能嚴肅進退之不能如律講誦之不能依時勸戒之不能徧知使聲入乎耳或生乎心律周於身性成於內然則立像之為訓宣淺淺哉汝輩此

舉其可嘉尚然而自舜以往仰危樓之高明而能四通八達不為物欲蔽塞而墮下流聽洪鐘之聲如聾而聰如寐而寤如醉而醒如晦而明初則知戒戒則定定則慧苟不知此雖檐楹齊雲潮音沸海一虛器耳神元曰執事儒道也是說與佛法合請以斯言刻諸石

方山重修元魏孝文皇帝廟記

堯舜禹湯文武而下歷二千歲之久巍然南面者奚啻百千人知君人之職能止於仁以善養民者幾何人哉立德立功立法福澤萬世使人香火廟貌敬之如天地永永而自不能已者又幾何人哉當其據至極之位操死生天下之權奔走聽命則有之愛慕敬恭中心悅而誠服則無有也一旦長往棄世則誰復思之而況於血食香火據虞廟祀乎元魏之種鮮卑也祖金革死而不厭生長見聞之恒性也自詰汾傳世十二而高祖孝文皇帝立帝名宏時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其父病癰親吮之未冠而能親祀七廟經識綿邈卜詔均田自是立

政置三長定民戶籍制五等公服作明堂辟雍國子學分置州郡定樂章非雅者除之大旱請有司賑貸出宮人罷未作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詔郡臣言事太后馮氏俎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逾年始聽政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食太和十五年更定律令親決疑獄定廟祧之制正祀典祀圜丘明堂迎春于東郊十六年祀明堂朝日于東郊修堯舜禹及周公孔子之祀親行拜奠養老於明堂以太后再朞哭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十七年親録囚徒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自先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是歲冬十月營洛邑明年三月還平城議遷都九月考績黜陟百官十八年冬發南巡祭比干墓以太牢自為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平城至洛陽置牧場于河陽十二月易冠裳語言從漢十九年夏四月如魯城祀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臧冗官之祿求遺書法度量遷都洛陽詔州牧考官屬得失

以聞十一月祀圓丘二十年改姓元氏初定族姓詔群
臣聽終三年喪詔諸州中正各舉民望五十以上守素
倉除通亡緣坐法以彭城王勰為宗師使督察宗室有
衙門者授以令長以久旱不食三日是夕大雨置常平
不率教者以聞二十二年秋七月省宮掖費用以給軍
賞二十三年夏四月殂于穀塘原帝友愛諸弟始終無間
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雖近不肖汝等
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為他人有也親任
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政朝夕不倦每出巡邏有司奏
修道路輒曰粗修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出草剏令平也
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
樹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裳浣濯而服之
鞍勒鉄木而已此帝之仁政之大略也平城之於洛陽南
北取道彰德為直要故于府治之西多駐蹕之所土
人蒙其恩惠廟而祀之水旱禱于廟則遂不為災風雨
時若歲乃大熟若夫雄才英畧混一六合之志未遂而

天不假年三十三而天惜哉使帝得伊尹周公之輔彤
太甲成王真庸主矣方山父老以廟貌火傾壞不戒用
勸各出家貲新高殿宇雄壯絢麗增倍于舊垣墉門廡
深嚴完好像設邃穆瞻仰起敬既落成相率來乞言刻
石以記其歲月以倡勸後人嗚呼魏之易代帝之殂落
幾寒暑矣使人敬愛不忘之如此大德大功及於生前
身後生為仁君沒為明神此誠之所以不可掩也故倫
錄史傳之所紀而大書之仍刻諸人姓名於碑陰庶幾
子孫世世毋墮賢祖考事神報德之敬某年月日記

德州顏魯公新祠記

忠臣敬君憂國之心切痛良苦者社稷宗廟將傾逆亂
將大作位卑而不敢言言之而不能上達上達而不見
信欲自為之備則犯分越禮職微力薄不能申明而獲
罪不為之備則禍於旦夕而身與國亡虛負不智不忠
之恥徒魚肉於梟獍虎狠之口於斯時也危乎艱哉唐
明皇享太平三十年恃晏安縱淫逸惡直言踈斥正人

寵悅媚耳目逢迎詭隨之姦邪陷身於聚麀肆人欲而絶滅天理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而不恤喪心若是足致亂亡明智忠愛之心曷勝憂懼悲夫天奪其魄降天帝之尊崇而親接糞穢虧日月之光明而喜愛螢燐豢豺狼大豕為麟鳳納侮招兇梟喙一鳴河北二十四郡土崩瓦裂披靡而從賊平原以塊爾孤城無山河之險固無甲兵之堅利犄角常山拒賊鋒綴賊後使賊不敢長驅而西庶幾京師得為緩禍平賊之計深明遠慮忠勇精誠照青天貫白日數千載而下想見風采凜凜也後之有天下者莫不欲臣下之死節於我激勵孱懦然則平原之廟貌血食終天地而不廢爭光日星可也為人臣而忠於君來守是邦聞魯公之風宜如何哉百年以來廟火於兵故基斷碑埋沒于荆棘瓦礫至元乙酉知州劉某下車未幾詢訪陳跡力起祠宇賢矣哉劉侯之處心也人之修己臨政即其尚慕崇敬者觀之則其人可知也狄梁公毀淫祠千七百所而立大禹伍

負之祠乃知忠義尚賢之心千萬世一心也劉侯前知蔡州魯公死事之地而廟像焉始終惓惓於公之節義尚志者能已於言乎故書

汴州二賢堂記

金真祐五年夏五月滄陽黃冠師威儀薛正圓坐遊于趙禮部閑閑公家公葬之汴之東城作文以祭納銘於壙厥後其徒韓忠誠從葬於其鄉至元某年道士某等立祠於州之天慶觀而像事之閑閑公金國高年之元老待正圓最深故以閑閑中堂而正圓侍座庸其堂曰二賢且慮後人莫知二賢之為誰來徵言以識其姓名竊嘗聞我先人之言曰大定二十五年廷試天人相通汝祖閑閑是歲同榜登第以是思之同年家之情好分義吾鄉之尚賢樂善二賢之文德人品俱不可辭閑閑之聲稱有耳者皆知之正圓以野服黃冠得與為友生前身後親厚若是則其人可知矣天慶宮正圓受業之所閑閑之里門鄉井二賢精爽吾知其眷也必矣矧道

人庭宇松竹交蔭香火清深終日無復聲鷄犬跡實足
以栖神妥靈若以閑閑銘威儀之壙奈威儀之靈二篇
之文刻於石則二賢堂之為誰顯煥暴白於千世矣奚
待俚言之贅其曰我乞言於子如子之說則記已竟矣
謹受教

胡氏別業記

彭德西南迤邐崗阜去城僅一舍村曰王佐一水西來
曰羨水東過羨里之庫去去漸下智者鑒石為渠又因其
勢之趨下奔湍冗石為坎深尋丈圓徑倍焉注落觸
激以轉水碓晝夜麵麥十餘斛雖夏秋霖潦不為害少
西二百餘步復鑿立一碓之巧猶天成渠湄樹林陰翳
屋宇離落如畫鷄犬鶩鴨不勞飲飼而鮮澤肥腯問其
主人之姓居者曰此胡氏之別業也胡氏世為隆慮農
家近世子孫名全者潛德不仕徙其家安陽其子元大
名府開州酒稅醋三務提領壽七十五終于府郭南之
私第元之子名允中字信卿皆遷葬於安陽王家崗讀

書幹句累監倉庫務閑暇以才慧營生理故成此業一木石一塼甓皆手自移植雖巧匠良工弗若也余駐馬久之計其功不二十年不可完問之則果然有子男五人長曰長安今為河間景州判官次曰長慶曰進德曰水几曰山几俱讀書鳴呼世衰俗薄雖農家亦皆疵裂鹵莽有種木者共笑以為迂務口舌趨近利鶩風賣雨踏虛駕空知有今夕而不計明晨者皆是也背鄉井棄墳廬弗恤也苟可以得溫飽則就之人反以為智權若几中之用智勞力能為世之所不肯為不趨末不妄求不欲速不求近利坐遺子孫以長樂久安之業可尚也夫子孫遵守而不失百世富安可卜也抵暮入城冀日語諸親友或曰是不可以不記貽胡氏後使知其祖考之賢余應之曰可某年月日書

靜勝堂記

宿州公廨後圃連北城城高數仞直後圃雉堞因城築土方數畝當火雲赤日退食登覽向明俯臨民居市井

里巷車馬喧闐背倚軒楹城下長洲芰荷鷗鷺龜魚川泳雲飛左領右抍阡陌村落山阜如畫不知人間之有酷暑月建之當長夏帝炎帝而神祀融也堂曰靜勝命名者良有旨哉升茲堂也熱已無有何以勝為人於養心無學致疾而不知疾之所由生人之制心最難者靜靜則清涼最喜者動動則煩燥燥則雪揪氷殿不能解晝夜十二時心無時而靜飲食中亦動夢寐中亦動才者汲汲於功業貪者孜孜於財利烈士屑屑於名譽誇者皇皇於權位處州縣而慕府郡守一郡而慕壹省省居人臣之極貴不得於君則慊中朝廷急於得賢甫寤一命而望為宰相者皆是也萬思千慮如沸羹如烈火如銛鋒如悍馬聖訓所謂人心惟危者數千年後其言愈信命斯名者欲使後人各安其分思不出其位息妄想之紛擾澄淵涵蓄恰居官次明恕生民之利病詳察田里之休戚一夫失所畏懼慄慄不冬而寒外熱奚足勝哉某年月日某官復新楹守軒戶請記於余老謬妄

意如此未審扁門者為何如益茲堂者為何如

叢桂堂記

墅業則連阡陌篋笥則金玉滿堂謂之慶門可乎此富室也非慶門也高楹甲第車騎塞閭身居大官勢可炙手謂之慶門可乎此貴家也非慶門也所謂慶門者富與貴不與焉坊者王承福之言曰吾操墁以入富貴之室有年矣有一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其隣曰身死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以是觀之其可因一時之富貴而遽以慶門為許乎必也子孫繁衍盡事親敬長之職靳靳則保家趙卓則亢宗孝弟婣睦才能問學處鄉里稱善人入仕途為名士廣前人之聲副高明之志是以謂慶門吾鄉富貴之家不啻千百可以慶門目之者吾於蓋氏見之矣蓋公為總府經歷官披荆剪棘撫瘡摩痍化相殘為同井易草芥為桑麻以功以德富與貴固所宜有子六人珠明玉立蘭薰桂芳承義方之訓

克自抑畏經歷君疚迫今將三十年友愛融怡與君在無異內外族屬百口大小無間言凡九世遺業不唯不敢失墜而又增廣焉玄曾孫男女三十餘人然則蓋氏之慶如火始炎泉始達焰焰滔滔其可量也哉六人長曰居敬字立甫次居正字元甫次居仁字義甫次居簡字行甫次居寬字德甫次居實字誠甫元甫起堂於其第手足晏集不肖亦在席酒酣仰而視相顧而樂舉杯見屬曰吾兄弟輩固不能遂先人責望之志然堂構前業日慎一日常恐弗能光昭先人之令德所以成此堂者非止於娛悅妻孥誇耀閭里偃息此身而已也歲暮伏臘聚宗族於斯會昆季友朋於斯誦常棣之詩歌鶺鴒之章篤孝友而厚親愛毋昏遠毋昏怨以棣華相輝為重以玉帛財利為可薄使世世子孫毋改此轍此樹堂之志也願命之以名誌之以文庶幾不墮其成言僕不敏請以誠告賢昆仲之相友愛以古人自期以今人薄惡紛競為戒誠發於中陰相於神明故能同心之言

如蘭桂之馨聲相應氣相求急難相救助如林桂叢蘭之相蒸潤足以照映一時而流芳百世然則揭曰叢桂人奚若俞曰唯命於是乎擬前賢觀物之餘議感叙世天倫之衰薄紀盖氏賢父子之實迹而為之書

董氏遐觀亭記

去蒙城西北三分舍之二村曰大張沃野平豁稼肥木茂聚落如畫居民熙熙仰恒山於雲端來濤水于天際郎中董公彥才別墅在焉築亭水涓數名友人胡某扁之曰遐觀因求立名之義曰何謂也曰此吾友顧瞻之間胷中之至樂因名以形容之奚問為是地也當戰國之際而為燕趙之郊中山九門如指諸掌孰勝孰負一得一失及其智力俱困折而入秦秦不能有復歸諸漢漢于恒山為王國為名郡犬牙相制小大不常陵夷至于魏晉朝漢而暮趙晨燕而夕秦暫一干隋而又為唐所有安史一亂而藩鎮以終五季之末巖然而城淵然而隍變為遼宋之疆場再變而為金元氏之中土甫百

年而今為我朝之郡邑上下三千年之事歷歷在目前人陳迹煙飛雲散城郭山川按圖可攷長空鳥沒消沉萬古登茲亭也豈非遐觀天地古今之變歟自吾友為鄉之奇童子以迄于今為名卿為材大夫歲未五十周前日某氏之第而今為某氏之園嚮也某氏之圃而今某氏之阡登茲亭也豈非遐觀百年盛衰鄉邑閭井及吾一身之變歟春萌夏葩秋實冬荄蠶月條桑剝棗納禾入此室處曰為改歲茲非遐觀農事民勞四時之變歟亭之下通道京師車馬絡繹南去北來增職拜命忻忻以趍貶竄降逐慘慘而還茲非遐觀仕途得喪之變歟外觀物變之無窮內觀此身之可驚景觸于目理契于心視窮達為一致閱古今如旦暮當其闤闠喧闐人事紛擾躍馬橫策一臨茲亭負手放目靜觀反視戰紅塵爭白日皇皇汲汲蟻聚羶蠅聚血龍隆昏耋進不知退恬不知恥者為何如哉凡君子處已觀物惟靜也故能見百動之得失惟遠也故能辨百物之紛殊古人所

謂已在堂上而能辨堂下之人睹在眼前反不能見此遐觀之義也吾友性靜而識遠故以是言之彦才曰名義胎矣吾心喻矣吾亭之記畢矣問一得三請識諸石

籍君玉主簿東軒記

前主武安簿君玉籍公中年以來優游鄉里角巾私第築屋于堂左而三楹焉楹為懸軒開豁爽塏去市井不遠而喧闐塵坌不能免軒下植小花草數本砌外穿井引水圃疏疏雖隆青潤可愛短垣僅隔鷄勸求其所以不

崇墉之意當其陽旦陰伏烟收雲斂朝氣清爽主人晨興東坐游目或澗溪而屋或高原而耕鷄鳴犬吠烟火離落相接負城花柳村墟之外日光天際紅翠照映諸峯屏立一重一掩莫能形狀諸峯巍然矗空若青芙蓉峯顛雙浮圖僧宇明滅乎其下峯名紫金迤邐而南如萬馬奔突之狀者不可勝數歲已外余罷官來歸主人置酒觴詠于軒下酒酣衆賓歡適舉酒見相屬曰吾鄉嘉山水在在如畫然城居者不得見負郭卜宅者多不

巧遇萬一巧遇而背山起樓者十常八九籍君此區結廬人境而坐享山林邱壑之供又能閑適笑傲與佳客共之予能無一言以誌之余應之曰紀事責實而立名欲清衆美畢具而一辭不能罄使聞之者企慕而欲一來見之者坐賞終日而不忍去然則扁曰東軒因以為主人之號異時與東山東野東里東皐子同得名于後世未必不自此軒始皆曰可請為之書

楊子忠潛齋記

洛陽隱士楊庸子忠先生以德以學特詔起為孔林教官先聖群孫顏孟諸孫問道講經于席下先生發明聖學躬行聖道盡革近代章句文詞之弊學者亦洗心易慮薰沐漸摩童子冠者各知學之小大道之本末復沫井結廬于洛南名其齋曰潛凡敬慕先生者在而問之曰潛之為言在易在詩其義胎胎先生之盛德升聞大名滿天下江河流而日星垂雖欲潛得乎先生曰非是

之謂也吾欲潛心於聖學者久曰先生之謨退不足不知老之將至則可若夫先生之學自總角而至於今七十年矣無書不讀必探其原無義不究必洞乎底炫爛乎春華成結乎秋實目擊道存聲入心通無事于潛紫山野老聞而嘆曰學之知先生先生之自處兩盡其美然膺聖武公作抑之詩於年九十有五聖賢之於學死而後已天斯須而不行則不天地斯須而不生則不地修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德不修學不講孔子以為憂帝編三絶尚有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之嘆先生可為斯世之師也歟剽竊涉儒欺世盜名聞先生之言過先生之齋必將有所興起有所慚愧而自失焉者毋以先生之言為過自抑畏夫人才有自足之心則不進而日退曾子易簀曰啓予足啓予手吾今而後知免夫故前賢乃有蓋棺事乃定之說行百里者半九十里之喻吾將以先生為法先生以書來求言敢以鄙辭復

泗水縣重建廟學記

天下之治亂係乎人材之賢不肖人材之賢不肖係乎學校之廢興學校之廢興係乎京尹外則係乎守令故曰守令賢則主德宣內則係乎京尹外則係乎守令故曰守令賢則主德宣子游之治武城使君子小人皆知學故君子知愛人小人則從化而易使在位者愛民市井田畝雍熙而從化非太平而何太平則天地位萬物育所以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然則學校之所係豈細事歟中統建元遐荒異域奉表上章皆成文理朝廷始重儒學列位雜以儒者荒域小邑皆立孔子廟興舉學校尊師重道人材輩出泗水縣去曲阜不兩舍洙泗遺風人易從化廟學荒廢至元癸未縣令李某前令喬某同心協力即其故基剪荊棘拾瓦礫聖宇講堂前後具備邑人僉曰二賢宰化民成俗之意不可不刻石以書其美憲司提舉學校故來徵言不敢以不敏辭因嘗之曰經不云乎雖有嘉肴不食不知其味也雖有至道不學不知其旨也學既立矣主善者可無人焉鄉人子弟之俊秀者惡可使之止於脅史而已耶即今

內外要識之人材半出於東原府學之生徒豈非明效大驗歟某曰唯謹受教不敢失墜請文諸石

亢宗堂記

右之立德立功非仁無為非禮無行一於修身而無愧於繼志述事宜如何哉不能立身行道光顯祖考孔大門閭自視此身若無所容於天地間是之謂大孝彰德總府知事魏憲作新私第北堂落成聚親友而晏飲酒歡適舉杯來前曰戶牖囿卑陋門楣名扁以識記以誨願先生一言乃書曰亢宗酒數行復為之請曰先生光寵蓬蓽何幸如之不敢以煩瀆逃罪願文其名義書於屋壁朝夕起居以為座銘惟先生可否之余應之曰以足下卓然自立不輕賤其身不辱其親不負前人高門之望又有以光大之既能底宗又能亢宗故以云雖然古人有言曰興衰慶吊相倚伏足下既能榮其祖宗當思所以成就之不易居仁由義恒以行百里者半九十

里警戒無虞德垂後裔不聞技巧者王承福之嘆此明名堂之義也某曰謹受教某年月日書

韓氏遵誨堂記

題遵誨之堂者記銘箴贊序說詩什盡文體之變韓氏賢父子昆仲之言行嘉美者揚譽具倫舉陳言往行惡為戒善為法比類發興橫豎立說周析詳盡至於辭藻之情實華麗簡潔豐贍奇澁平易疊見層出可以光史策而寶家藏者無一不有殿衆美而為言者不以艱哉俯前轍則贊出新意則鑒不鑒請為諸作者之辯大率諸人稱韓氏之孝循文解字致辭於遵之一言夫孝之又舉不孝之惡行以證明之何期韓氏昆仲之淺也依循奉行之謂遵父母之命依循奉行謹勅之士皆能舉凡人以為諭也通甫昆仲謙以自牧以行顧言名堂不孝之惡行尚忍言之哉孟子稱虞舜曾子之孝何嘗以遵誨可謂取名也廣矣視彼以孝自負大書門楣曰榮親曰來衣者為何如哉孟子曰舜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也父母之垂訓也其辭有限而人子之行已所遇之時所處之地萬變而無窮有是訓則遵之無是言則恣我而為之朝守暮畔一是一非吾觀韓氏昆仲之履踐不若是之區區也平城府君吾不得而見之矣通甫君美行平城君之遺體性情氣質如以燈傳燈不誨而同不遵而行奚必以是為多哉二賢知孝之時中離之而不為畔合之而不為守知孝之權在虞舜則為虞舜之孝在曾子則為曾子之孝在我則有我當為之孝然則名堂之義豈非思親自謚之一誠辭耳所以為諸公之辯者若是未卜諸公泊二賢之心又以為何如也不然古人事親之陳迹經傳孝弟之緒言二賢飽聞而熟見之又何待我輩之復舉

鄭千戶棣華堂記

甚矣風俗世變之移人斲喪其良知良能之善性而不悃悔也孩提之童莫不敬其兄愛其弟此不學而知不習而能者也僕自改職戶曹天下詞訟郡縣不能剖決

者聚至平部因以聽斷而觀四方之風大抵析家貧而昆仲相怨仇相訟誉辱及其先世而不可道者十居八九諸侯之家為尤甚更甚者父母俱無恙昆季求析居父母不以為怪六親不以為非守土有司不以為罪抵官健訟連月旹歲達部及省公斷弗服必至唐突而後已吁於斯時也不為風俗移而能怡怡同處者良可尚已元州鄭氏在本土為巨族我朝革命元帥公諦某者以雄武起鄉里歸命後鄉民賴以全活者不勝計以功以德子孫得世其爵元帥公生子某某今為某官某官小大骨肉凡百百口同居四世中外無間言侍衛親軍千戶職當扈從起第於京師思其同氣各以從仕而不能相合名其堂曰棣花蓋其友愛之篤懼其跡遠而情踈歲久而或忘庶幾起居坐卧見其參前而隨於後也使手足見之敬愛日厚沒身而不哀焉是以鄭氏篤行純至上達宸聰時人榮之千戶之友侍衛萬戶府從事王某晉卿同僕來登是堂謂僕曰交友之義惡則諫止之

遷改之善則贊成之楊譽之惡弗能諫善弗能揚奚以友為子何惜數語不以識之使起堂之意不揚且無以遺訓後人僕應之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傳曰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鄭氏慶門賢昆季都元帥為國死事友愛復如是宜其虎符恩諭登壇典郡一門十餘人子孫繁衍弘彰祖業實既立矣何以文為雖然古人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於几杖盤盂皆有銘恐其為善之志有時而玩替也堂之有記以自警惡得而廢之哉誠能以聖賢友愛之行日注乎心見于行事世變風移之惡不接乎耳目以鄭之先世家法餘澤傳及其子及其子孫及其無窮世世守之而不變化鄉邑而及天下通神明而光四海安知不自此堂始主人起謝曰記文已竟請刻諸石而銘諸心焉

欽定四庫全書

紫山大全集卷十一

元　胡祇遹　撰

記

韓氏南園遠風臺記

物之美惡非能感人而人自感於物人自感於物耳目之日見聞者與草木之無情者適與意會則可喜可樂之情油然而生焉故金石絲簧之和而不能生遷客逐臣之樂蛩吟蚓嘯凄涼秋雨之悲而不能動富貴得意

之悲通甫總管韓侯與其弟君美御史子孫族屬近數百指友愛同居壯年才美不急急於權利怡然藹然以道義相娛悅築別業於豐宜門之南五里而蓮池竹塢菊欄松徑游息之所畧備又以蓮池所出之土起臺於池南袤延二尋高則過之南對平崗微阜野寺浮圖映帶隱見於林杪烟際北顧郭郭居民半市半野東望去城近郊蔬者漁者樵者園者圃者一重一掩村落田廬畫不如也西南馬鞍大房棲隱玉泉五華平坡香山層巒疊巘深巖巨壑千態萬變不可名狀左右前後貢臥覽而供坐游者亦可謂多景矣一掀髯一舉目無物不可以適意至元十年夏六月以觀稼為雞黍之會酒酣客有歌淵明之詩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歌未闋通甫舉酒屬客曰昆仲登降是臺十稔於茲四時朝暮陰晴風雨之變長吟舒嘯凝望之樂固亦無窮矣然未若此詩之愜吾心者深是臺誠陋請以遠風名之客應曰可同席武安胡某曰喜新奇而厭故常樂富艷而苦

淡薄古今之常情也禾之受風有此天地即有此二物且無馨香姿艷之美田夫野老從事而不厭者愛其秋寔之成餬口之利而已豈知天地造物生意之美機心一絶與物閑適之樂達官貴人日以藏澤紛華美厳炫其目沉浸醲郁於高堂華屋名卉珍木之境一至田疇恐為草木泥土之所污蹙然為之不樂古今幽人隱士澗阿巖谷躬耕妻織不為不多亦未嘗形容是樂於詩由此觀之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之久知是樂之極至而又能聲于文者獨晉處士陶淵明一人而已後之知陶淵明之深者獨蘇雪堂而已雖知之亦不能同之再廢再辱卒貶死於海南然而是樂也豈區區鄙夫俗士降志辱身於汙世汩沒老死於畏途者所能知所能言哉通甫昆仲樂此以名臺推是心以往其肯汙顏無耻拜路塵之下風者耶其肯趨勢附炎不自貴重隨俗波靡者耶壽數十寒暑生前有限後無窮不能居仁由義蟻羶蠅血陷身非類肥甘寒暖於一時鬼誅人殃禍

不旋踵貽譏遺臭於無窮窮天地亘萬世而惡名不滅可謂知乎韓侯之志可尚也夫不可以不誌座客同應曰唯故樂為之書激衰俗以紀此臺得名之自

趙侯勗齋記

通義大夫户部書尚政除山東東路都轉運鹽鐵使趙侯名其燕居之齋曰勗友人武安胡某問其取名之義曰是名也十六年於茲矣至元八年僕自知歸德府事政知南陽是時朝廷經畧江淮謀定南服集兵襄楚南陽近漢沔北當諸路衝要供給運送百冗坌來急於星火修戰艦積屯馬芻粟人廩食程限辦集若是首尾三周歲適以守土實任其責夜分乃寐鷄初鳴而起立志自最備於齋不遑寧處幸終秩無敗闕十二年叨升懷遠大將軍金虎符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此區區為國服勞不敢自暇自逸名齋之由也大字深刻其額參政左山商公之書也吾友其亦有說歟對曰壯者立志忠貞名之可言而行之不怠也自予識執事於弱冠襲先

大夫之爵長邢州安國軍節度都事便能挺特自立勤苦節約嘉節升聞陞邢州為順德總府歷十七寒暑以勳政知河南府歸德府遂有南陽盈都之拜山東東西道江南浙西道兩任提刑按察司三任山東東路都轉使司增課萬七百四十餘錠揚歷中外將四十年自最之力也余何言哉雖然書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馬伏波亦曰老當益壯蓋人之氣血過中年則衰心志剛強則年彌高而德彌邵利欲淨盡而義理精明仁為己任終身而後已知茂異之材造物不易生國家作養不易成晚路末節尤當自愛慎自堅定自振勵勳舊富貴之子孫能世其家增光前烈如君者不一二朝廷急急圖任舊人共政六卿之選已膺拜榮以才德以歲月以門閥以治績以成效協清議而服公望不能逃任大責重之寄者非子而誰吾子其勉之鄙言已竟請書諸齋壁

題王氏樂賢堂記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理人倫之至樂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至樂之中又有不可得而名者仁壽之世父母之具慶人皆有之義方之家不易得也父止於慈愛而不知其惡慈或至於敗子子止於孝敬而不敢違命孝或至於陷父子敗於邪父陷於不義負過避罪之下委曲營護憂戚紛擾至是而樂安在哉原其愛子敬父之初心寧故為之敗陷閨門之中以恩掩義賊受之原不知所以裁之而失其中也父慈而訓子教而箴兄弟怡怡相勸以義是之為慶門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或為貧苦廹之身役戶差之擾東南西北餬其口於四方歲時伏臘定省溫清欲樂其樂而不得者又十常八九上黨王氏翁媼康寧富而知義子四人賢而好禮無寒餒離析身役戶差之所苦築堂以事親孝養以致樂為父母者樂四子之賢心安而享壽正合孟子二樂之義長子某求名其堂名之曰樂賢鄉人皆曰可楬榜已竟請誌諸石某年月日書

郁文堂記

文之為言淵乎煥乎聖人屢言之矣奈何後世學者不求文之所以為文有本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燦然有文以相接文之為文於斯可見又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曰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忠也敬也文也分之則三合之則一誠篤乎中心形於威儀則嚴恭寅畏嚴恭寅畏則語言揖讓登降進退起居莫不有自然之節次輕重疾徐貴賤長幼先後之次叙是之謂文周視夏殷文武君乎上周百臣乎下內則宗廟朝廷百司庶府外則方伯連帥鄉邑閭里朝覲會同冠昏喪祭忠敬實乎心文華郁乎體方之夏殷燦然具備天理昭著人倫煥明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長幼序朋友信本既立矣貴則玉帛贄荅賤則榛栗贈遺賓主之間莫不成文此吾夫子美周之文也周之末世忠敬澆漓文存實亡故聖人

為之歎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陵夷至於叔世君父師長不自知其職不學古明經不窮理盡性不修身齊家不知建極明倫之為已任化民成俗之為已責軒軒然以地位年齒驕蹇於上閒有好學者不過乎執經問難為章句儒措辭為浮麗新奇語吁人之以是為文波流風靡詩降而為律字畫流而為行草散文變而為四六詞詠轉為市聲里曲父師之責子弟時君世主之進退臣下以是為才不才文至於此何以為之文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文之訓詁昭昭矣然則為人子為人弟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而力有餘從事於文者更深思之某年月日朔禮於先聖先師既畢而登請學之堂扁曰郁文西溪王公之書也予恐後學專以辭章字畫威儀之為文故掇聖師之言以為徵

清慎堂記

寓兵於農王政也居重御輕君天下之大權也漢有南

北軍唐立十六衛用此道也兵不离於農政而二之百萬之衆仰食於農飛芻挽粟數千里饋餉師不宿飽居者行者交相為病不能供給不寧惟是聖王之處内外臨治亂謀深慮遠農即兵也兵即農也兵自農出賦居藉焉農本而兵末本理則末治井田定而三代千餘歲秦廢井田二世而亡臣民之於君長如手足之衛膜心不如是則渙然不相親鄉田同井朝夕起居相親睦相守望相救助相扶持氣相同心相愛面相熟聲相應同事則行伍親愛則昆季手足相援親上死長之義明坐作進退之法齊農時田畝農隙則蒐苗獮狩治兵振武從講武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金城湯池聖筭神術足食足兵上下相信聖師之訓豈虛言哉我朝家法與帝王同制兵民一也無事則畜牧種植有事則丁男皆兵自太祖皇帝奄奠九有歷五世而聖主臨御承聖祖神考之訓而兵制益完備外以元戎總攝諸萬户府鎮撫四夷内立諸衛屯田閱武使匆栗山積人知義勇加以

任將得人法制嚴密某官某人以祖考開國佐命之元勳積勤累功蒙眷顧至某官教養士卒一一有法樹堂於京南東之中營庸曰清慎推原命名之意潔已以御衆可謂賢乎惟清明在躬故可以正帥衆謹戒不怠則可以有備無患聖人之所慎王公能之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吾行山路巇嶮謹於御轡則未蹉跌及其坦途平易此心一放反致顛墜檢身御下可不慎歟心不能清雖慎何益清心慎行為能虎將帥百世之師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又曰行如戰慎之至也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詳哉王公無衣帛之妄無食粟之馬小心翼翼克自抑畏訓練程式素所服習又在程不識之右也耶奉訓大夫知宿州事王濯纓以某年月日過堂下留宿於別館者累月觀其數年實辨等列習威儀真一時之良將也語不肖立言以紀其寔且以不肖王公之老友也故不辭而書

襄垣李氏秋蟬堂記

蟬之為物蛻華滓穢之中嘯吟風露之外得虫介之清秋之為氣霜肅天高日晶月潔濁暑屏跡麗金用事得四時之清以蟬鳴秋氣同聲諧楚吟湘怨蕭散閑雅豈春鶯夏燕宵蚓寒蛩之所能擬倫也襄垣李某潔身遯世喜鼓琴得趣深名燕居之堂曰秋蟬即名以求心是豈囁嚅洪泥進瑟於好竽之徒歟恥素飡之粟而不食如秋蟬飲風露惡鄭聲之淫而不聽鼓一再行如秋蟬之作清音罷彈横膝悠然自得樂之於身而不厭迴視揮之復來斥之不去若厨蜹之戀羶葷者將望望然去之又忍與之語哉某今原本缺年間人堂毀於兵人亦云止孫男某思慕乃祖之高節名不可滅載堂載構終當有成乞言於余曰異日窻戶簷楹復還舊觀大書深刻傳子傳孫世世不忘使君之惠也敢再拜以請至元十三年秋八月書

遺安堂記

欲子孫之貴富安榮天下之人之同心也然而欲貴富

而反得乎貧賤欲安榮而反得乎危禍者皆是也是蓋溺於所愛以恩掩義不究其理不窮其情故也夫物之榮悴通塞人才之賢不肖成敗蓋有由矣人徒見春夏之發生長養萬物各遂其性而不知收斂閉藏贊抑含畜外挫折而內實培植以成發生長養之功者乃秋冬之力也人與萬物一也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之其身是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獨狐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詩曰晏安鴆毒不可懷也前賢亦曰富貴生不仁韓文公亦曰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不見卿與相起身自犂鋤理固然耳然而知之者鮮矣憂子孫之不才俊而使之乘肥衣輕結豪俠通權貴臂鷹走狗賓客滿門以求聲譽金於鄙塙積胡椒八百石夏迎合曲邀橫結求大官憂子孫之貧營田宅殖貨財藏以是數者而觀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

雖之使為子孫者天質粹美必至於驕矜怠肆志得意滿善不進而惡日邇使其愚不肖其禍不旋踵而至然則為人父母其於生誨死遺可不慎歟可不明理而遠思遠慮歟世之人於其所甚愛而錯謬如此於其所不愛而曰能盡其道吾不信也吾鄉提舉馬公彥舉置居第以傳子孫名其堂曰遺安其亦二疏龐德公李文靖公之心乎棄世二十餘年於茲矣易簀時子孫尚幼於今表(表)卓卓内處臺閣外列郡縣有良吏之稱晦德不仕者鄉里稱善人當時與公同仕並世今其子孫彫落廢絶者固不必數其詵詵繩繩成身立業為何如哉聖賢之言馬公之志豈非明效大驗而不誣也耶至元十七年燕南河北道按察使從事名曙字德昭公之長子也再新門扁求書於武安胡祇遹併乞言以誌其歲月故為之說以書其左

兼善堂記

太師國王以神武不殺之仁而賛成開國之勳當是時

幕賓郎中石丈謀議為多未及上太平守成之策而去世吏民思慕以謂榮不酬德至今以為恨冢嗣宣慰使祥甫克肖其德光大先業孝思追遠致敬竭虔於家廟尚以廢墜家聲為慙愧自勉自最起堂於私第牓曰兼善其志蓋可見矣紫山野老一日過公之門既書其門楣不可無一言以誌其壁竊嘗思之男子之生世窮達有命貴賤在天不倚乎命不歸諸天求其在我者尚志而已高志一立鬼神莫之奪所謂高志者富貴不與焉天之生斯民也固欲人人育萬物而參天地然而清明純粹剛健命世之氣雖造物之巧亦百千年不一全備所以感之者大抵碌碌於齊民宣慰公之明堂伊尹之志也伊尹之志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如己推而納之溝中故其言曰與我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豈若吾身親見之哉豈若吾君為堯舜之君吾民為堯舜之民哉此孟子所謂達則兼善天下之旨歟百年之間兆民之衆有此氣而無志有此志而無此才有此才而無此

德有此才德而不偶明時者又十常八九宣慰公於斯四者獨備而兼全將見措斯世於唐虞之上何遠之有故樂為之書

容齋記

堂齋亭軒之命名几杖槃盂之有銘非所以張虛譽而取口稱寔欲朝夕面對抑有餘而強不足無斯須而不自戒飭警懼也大中提刑公以容名齋其好善克己之情槩可見矣書曰有容德乃大容之為義非止於寬而已凡人之量固多狹隘在伯夷猶不免故子思子曰浩浩其天言人之量當與天同自非聖人安能希天故漢人稱黃叔度汪洋如千頃陂澄不能清撓不能濁然亦有似是而寔非者不辨白黑清渾舉無不可以容非容也亦愚人耳唯其胷中涇渭未至於當言則口不臧否又若滄溟自有天地以來萬水歸之不舍晝夜不知何時止而不盈甘苦污濁之不齊沙泥龔壤蟲魚鱗介生之受之而不拒清者以助已之大為已有之有潤已之

德濁者隨而為滓以為善德之資所以能為百谷王也此其於容也有益而無損故其德日大若夫溝港池沼多水之來則不能受少頃則為之枯涸正如斗筲之人吝驕相仍不能容物反為人所容可歎夫容齋主人天稟聰明疏通克自抑懼其接物大察又欲於日月之間萬事之來前兼收併蓄勝己者取以為法不若己者忠告而善道之以是處心其德豈不大哉其勲業可量也哉宜乎一飛而親日月之光出而典郡治績勗諸路三陞而總外臺之清要賢於讀書半世不自知其所短者遠矣

孔正己詩禮堂記

孔子五十三世孫曲阜尹權祀事名治字正己作堂於私第扁曰詩禮異哉正己之大孝也歟聖人去世千八百年嗣孫傳家希聖特立繩武接踵然能色不忘乎目聲之絶乎耳者亦不多得因名以原其心正己律身之志起居語默皆自貴重必曰是身也非我之所得私也

是身也賢於堯舜萬世帝師至聖之遺體也行至聖之遺體當如何哉言至聖之言行至聖之行一毫無似非孝也不孝則罪孰大焉任大責重寤寐語默不可斯須忘乎心然而何修何飾而可以學乎聖吾之所居之室聖祖之所處也乎口之澤至今尚存為子孫者其可忽諸吾蚤作夜寐神明聆臨入戶則如拜申申夭夭之儀趨庭則聽不學面墻之訓庶幾溫柔敦厚而思無邪嚴恭寅畏而毋不敬升降俯仰燕居獨處尚可不愧不忝正已之志殆如是乎否則雖名詩禮而不誦詩禮之一辭熟其辭而不踐詩禮之一跡耳思乎無以言無以立諄諄之慈愛三百五篇之青曲禮三百威儀三千雖日詠月習不過作毛鄭箋之註脚大戴小戴之訓詁學究耳是堂是名非正已獨得而私凡吾夫子之嗣孫當家立是堂堂揭是名皆以正已之心為心履往聖之絶蹤快天下之公望立為人子孫追遠奉先行父母遺體之成法偉歟英哉不肖何幸拜登斯堂見善道不能

無一言以識其末某年月日某書

寧晉王氏本支圖記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生則大宗小宗百千世而嫡庶有別昭穆不亂死則祔祭於廟祔葬於先塋服雖窮親睦不衰此三代聖王設教立法所以厚人倫也是道也廢之已久而習俗日衰父母在而昆季析居再世不能相往來甚則手足化為仇讎視猶子如路人有人於此能以人道自任起廢禮於舉世久不能行者豈非天資孝友超然特達之士歟寧晉王氏巨族也金亡兵荒中世譜不存嗣子其既為先君節使元帥公序銘神道之碑高曾而下暨伯叔祖父譜亡事業不及見聞莫能論譔無文以旌紀哀慕罔及故細列世系刻之碑陰使為子為孫者有所考焉歲時伏臘聚親族於其下封墳拜壠尊卑長幼各知其序本支源委有條不紊功烈德澤追孝於前人庇宗亢宗感激其來世繼繼承承亘萬世窮

天地而茲祀不絶孝友睦婣不勸而化各虛其次以為嗣續鐫名之位噫若椅者天資孝友者也聽聲可以知其器觀委可以知其源視履可以考其祥今王氏嗣孫男已近百人達者高爵厚禄衮衮而文武顯官未仕者孝弟力行不失為鄉里善人然則高曽而上其器其源知其宏且深矣視子孫之所履以卜來世王氏之遐福方興而未艾也又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孝之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後來者毋廢成美此椅之刻石之心也武安胡某既狀其節使公之行業而又誌其壙矣於茲圖也不可不以書

郭彦高招討野齋記

好誇人之同情篤厚者鄙之好名亦人之同情力實者去之夫名者實之賓也實勝主猶且不可無主而多賓奚可哉大名之下不可久處聲聞過情君子以為恥亦畏夫招物議而得天殃也是故謹飭之士檢身若不及其取名也廉唐韓文公以退為字宋朱文公以晦自號

況餘人乎吾友郭公彦高築齋於私第名之以野孔子曰質勝文則野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又曰野哉由也然則野之為義非佳稱也明矣彦高庶矣哉蓋惡夫好誇好名而無實者也自後者人先之自卑者人高之遠物義而逃而硯是也又豈野人而能然乎將見學問日增賢而有文不得志則不為卷懷退藏林逋魏野之流得志則道濟天下急流勇退紿聞隣野緑野二堂之後吾亦以此望彦高也彦高去席曰雖不敏不敢不自勉請書之以為識因以為識

効忠堂記

立非常之功者享非常之福天理昭昭不可誣也稽古來今未有無功蒙福積惡而不凶者也無功而福君子懼之少中大夫同知福建路宣慰司事安陽李子振文以尸入兵籍壯年從軍鋒刃矢石攻城野戰飽經而備嘗之矣至元五年我師圍襄樊振文身擐甲冑手親簿書者一千八百日襄樊下從元戎二丞相度長江攻堅城

破強賊降大敵無一不與其謀不親其事卒至壓宋都
受宋太后少帝降表得府三十二州百廿三郡三十四
縣六百九十八兵卒百萬戶千一百七十四萬六千資
糧貨寶不可勝計馹奏天陛錫宴受賞增秩可不謂立
非常之功者享非常之福興偉哉英哉自古至今揩揮
渡江一舉而統一南北者能幾家以魏文帝之英明才
勇而天以長江限南北之疆荷堅以百萬之師敗衂奔
潰而不可止我朝奮起湖方受天眷命併諸強聚落滅
完顏金下囘紇臣高麗平吐蕃河西畏烏諸別種惟經
畧江漢歷四朝五十年而後武功告成實出於皇帝陛
下聖筭神策威明獨斷所任將帥得人二大丞相忠武
勇知精誠折衝故所向無前卒成大業耀當代而垂無
窮振文於斯時名位未崇而謀畫實多豈碌碌隨人者
也宜乎自行中書省鎮撫陞省掾再命行中書省都事
撫州路總管府治中未幾佩金虎符陞臨江路總管府
達嚕噶齊吉州路達嚕噶齊再陞同知福建路宣慰司

事朝廷重惜名器不妄與人而振文之忠宣力榮貴隨之其任臨江也發權吏積年蠹國賊民之姦徵贓黃白金萬九千餘兩鈔七千兩復發主典欺隱官錢鈔三千緡銀一千九百兩稅額月培倍三十歲霪雨民飢開倉活五千餘戶土人立生祠刻石頌德移鎮吉州拍復逃戶二萬家貪吏屏息強橫帖然至元二十五年福建宣慰秩滿得代還鄉里親戚故舊滿門以前宇阨狹不能容簪纓纓作堂而高大之振文之志榮聖恩之優渥內以光祖考外以娛佳客以謂不可妄自菲薄沽清儉之名此堂之所以立也至誇里閭驕妻子歌兒舞女快樂乎一身則非其志也梁之舉行臺御史濯纓翁王可與晉卿雄文以序之歌詩以贊詠之曲盡其平昔堂之落成親朋咸集客有舉杯而言曰堂之名可得聞乎主人曰無有稱情命名惟衆言是從客曰堂之一麾一木聖上雨露之澤也拜恩受福臣子效忠之力也然則名曰效忠可乎主人曰非下走之所敢當也為人臣而效忠死

生患難之不避亦職分之所宜惡可以自負哉客曰非自負也効也者進進不已惟恐其忠之不盡自茲以往願吾子立則見其忠於前在輿則見其忠於衡前志不衰老節益壯惟力是視不務宴安書之門楣昭示子孫使知斯堂非門閥簷庇而興非倖倖詭遇而得尚不敢以自足苟安而處使為子為孫者趨而過庭問起居而升階瞻門額而見扁榜顧壁石而誦記詞退而私相語曰此吾父吾祖起堂得名之由也忠孝之於人其效如此虧一木損一甓非孝也不能繼志述事踵前人之美武非忠也我輩猶當兢兢業業毋敢失墜然則茲堂也日固日安豈不為李氏百世之光命名之旨其在斯乎主人曰謹受教請書之

時雨堂記

柳宗元非國語以天人不相干可謂無義無命矣箕子作洪範五行五紀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九疇之中天人相應者六後推廣其徵驗至於五事三德八政亦未有

生患難之不避亦職分之所宜惡可以自負哉客曰非自負也効也者進進不已惟恐其忠之不盡自茲以往願吾子立則見其忠於前在輿則見其忠於衡前志不衰老節益壯惟力是視不務宴安書之門楣貽示子孫使知斯堂非門閥廕庇而興非倖倖詭遇而得尚不敢以自足苟安而處使為子為孫者趨而過庭問起居而升階瞻門額而見扁榜顧壁石而誦記詞退而私相語曰此吾父吾祖起堂得名之由也忠孝之於人其效如此虧一木損一璧非老也不能維志述事踵前人之英武非忠也我輩猶當兢兢業業毋敢失墜然則茲堂也日固日安豈不為李氏百世之光命名之旨其在斯乎主人曰謹受教請書之

時雨堂記

柳宗元非國語以天人不相干可謂無義無命矣箕子作洪範五行五紀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九疇之中天人相應者六後推廣其徵驗至於五事三德八政亦未有

人天之不相感者天地非人無以奠位理物人非天地不生活上中下通一氣耳子孫之賢不肖為父母者漠然無情父母之喜怒哀樂為子孫者恬不之動有是理歟如宗元之說則孔子作春秋天變不足紀矣吾友明叔趙侯治長清作堂於私第時方旱堂成而雨命之曰時雨亟乞言以記明叔之心不敢自欺自負以推誠潤物得甘澍之應姑取東坡喜雨亭之餘意固足喜尚僕以友朋相勉之道殆亦有說匹夫匹婦銜寃餘恨飛霜不雨不論不貳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以明叔之才志揚歷中外名冠多士今倅大郡一言之善不善足以禍福十餘萬之生靈濡枯津涸抑強橫扶困弱惠給細民者奚啻一言一事而已耶矧明叔之才智詎甘老於州郡者歟閑居鄉里開吾後學已若時雨之化百穀得處廟堂潤萬物而澤四海若傅說甘霖之蘇大旱然則堂成而雨安知不為異日之先兆明叔頷之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請書之

恒齋記為醫者宋和之作

恒之為德難矣哉作而遽息非恒也日月至焉非恒也中道而畫者非恒也行百里而半九十里非恒也此無他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也不能守者知之未至故也知之未至則信之不篤信之不篤則守之不固守之不固則以私欲奪天理出入有無之不常晩節末路勿全矣誠知之至則必曰德一則吉二三則凶舍吉而從凶豈人情哉至元壬戌余來官濟寧浴厚事少訪儒醫于郡人衆以恒齋宋某對已而與之遊近深靜重厚辭簡而理足自是日往月來兩易寒暑視傾盖時不少異不敢以無為有以虚為盈以約為泰聽其言察其行愔愔相願信乎其能恒者也竊嘗觀天地健順恒久而不息包萬有成萬物不在乎飄風驟雨在乎無聲無臭不在乎迅雷烈電在乎絪縕中和人肖天地以生然而動輒悖德悖德則且不能悠久者意必固我以眹之擾苗助長以害之異常出奇以擾之惟寧靜沖淡不外務不矜

誇中道而行其庶幾焉孔子之于欲見聖人而俱不可得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去聖固為懸絶然入聖自恒始今之貴賤賢不肖皆無恒心惟利是趨朝顏而暮跖朝仁而暮盜趨向無定變化不測紛紛擾擾中得見務常而恒雖聖人不免擊節嘆賞吾其能已于言乎勉之哉持此志也終身後已可也主人曰唯請書之

府學儲書記

建學校而儲書籍矣弗夫人不知不學學於古訓乃有獲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前聖後聖豈欺世哉彰德總管胡公下車以興學養士為務嘗與秘書監侯公議儲書以待學者達嚕噶齊晏賈謹公聞而悦之首出百卷不數月收書萬二千卷櫝之府且懼歲久散失特以書籍總目助書人姓字俾刻諸石教授丁君來言曰公之仁心遠慮可謂勤矣子宜以言記其實竊惟顏子之稱孔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其告子張曰多聞闕

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子思傳之孟子亦曰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約也蓋學不博則不能求于約
寡聞少見則無以致廣大盡精微而會其有極師道廢
久後學無所質問所賴者往聖前賢之格言善行布在
方策而不泯者耳窮居寒士無錢買書雖欲矻矻於朝
經暮史晝子夜集何從而得之胡公此舉使學者隨取
而隨得如飢得食如渴得飲免乞假之勞無抄録之費
成就後學惠莫大焉學者無以易得觀覽過目而不銘
諸心能言而不篤於行博而不求諸約貪多而不精
於去取典郡主書者勿以善不出於己而不加愛護月
銷歲減於巧偷豪奪之手不惟負公之德朝望致祭寧
不愧於斯石

榮煉師信齋記

人之于道見之明則信篤信之篤則守固守之固則行
之力行之力則恒久而不已終身而不變若是而人不
信曰有道之士未之有也或近泉而棄井或半途而自

畫或朝覲而夕惰或出入而無常是皆見道之不明已不自信人孰信之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至誠不息可以貫金石通神明對越天地而况于鄉黨鄰里乎女冠榮煉師自髫齓而離母母禮師得道者服笄歲而為黄冠師今六十歲矣清淨謹嚴猶一日也可謂見道明而信道篤也受業者既衆寢息之所隘窄而不能容起一齋于本觀之隙地掃地焚香垂簾扃户道徒誦讀畢虚心絶學見素抱朴親戚鄰里不妄生來容齋刑幼蒙摩撫長矣苟春一日同過新齋曰古人不云愛及屋上烏人好烏亦好齋不可以無名扁曰信可乎在坐者皆曰可請書門楣又請為之銘銘曰

天有四時萬古不愆以是而觀信孰大焉人有誠德法效乎天純亦不已始終百年我守我信人無間言我非求名惟德之全見素抱朴心廣體胖表裏澄清玉壺真仙